

## 文始真經言外旨

經名：文始真經合二外旨。陳顯徹撰，成書於南宋寶祐二年(1254)。九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一、《文始真經》；二、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所收《關尹子》。

### 文始真經言外旨序

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，如三光在天，相須為明，不可偏廢也。三家經文充府滿藏，其間各有精微極至之書，吾儒六經皆法言，而最精微者《易》也，釋氏大藏累千萬軸，最精微者《楞伽》也，道家大藏亦千萬卷，最精微者《關尹子》書也。三書之在三教，如三光之在三才，然三光雖明，人無眼目，無由見其明，三書雖妙，世無慧哲，無由知其妙，故三書雖存，旨昧久矣，《傳》曰：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，信哉。嗚呼！儒更三聖之後，《易》變而為象數卜筮之書。釋傳四燈之後，《楞伽》變而為象教之文。道歷秦漢而來，《關尹子》書付淮南方術家矣。況乎道隱小成，言隱浮偽，至人不常生，至言不常行，宜乎《關尹子》書祕而不傳於世矣。雖然天地至靈之氣，發而為文，載道之言，陰有神護，終不可泯，行之有時爾。《易》自孔子之後數千年，至陳希夷始傳心法。《楞伽》自瞿曇涅槃數千年，至達磨始傳於中國。今《關尹子》書自老子西征出關，亦數千年矣，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。然此書句讀且難，況通其義耶。先生證悟道真，慈愍後學，乃探老關骨髓，述成言外經旨。或因言而悉旨，或轉語以明經，或設喻以彰玄，或反辭而顯奧，或句下隱義，或言外漏機，或指意於言前，或顯微於意外，大率多《關尹子》言外之旨，故總其多者目之曰《言外經旨》。是書也，真所謂剖大化之祕藏，增日月之光明，泄大《易》未露之機，述《楞伽》祕密之蘊，即伏羲之本心，盡姬文之神思，探仲尼之精微，究諸佛之命脈一窮諸祖之骨髓，顯黃帝之機緘，露老聃之肺腑也。學者得見此書，誠為不世之遇，豈可不知其幸耶！愚蒙師親授，得悟道真，無以報稱師恩，敬錢于梓，傳之無窮，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，言下打發，了悟道真，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。是書在處，當過於佛乘之經，陰有神天護持，豈可輕慢耶？！學者當戴拜莊誦，如葛稚川可也。故為之序。有宋寶祐二撰長至日，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。

### 漢劉向進《關尹子》書

右新書著定《關尹子》九篇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：所校中祕書《關尹子》九篇，臣向校條太常存七篇，臣向本九篇，臣向輒除錯不可考，增缺斷續者九篇成，皆殺青，可繕寫。關尹子名喜，號關尹子，或曰關令子隱。德行，人易之，常請老子著《道德經》上下二篇，列禦寇、莊周皆稱道家書。篇皆寓名有章，章皆首「關尹子曰」四字，篇篇序異，章章義異，其旨同

辭與老列莊異，其歸同，渾質崖戾，汪洋大肆，然有式則，使人泠泠輕輕，不使人狂。蓋公授曹相國參，曹相國薨，書葬。至孝武皇帝時，有方士來以七篇上，上以倦處之，淮南王安好道聚書，有此不出。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，臣向幼，好焉，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淨不可闕，臣向昧死上。永始二年八月庚子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所校《關尹子》書謹進上。

### 文始真經言外旨序

夫道本無名，《老子》曰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吾不知其名，強名曰道。既曰無名，而不知其名矣，則不可以言言也，如是，則聖人於道，惟當不立言，不立文字，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，苟不強立其名以述其實，則所謂道者，將絕學而無傳矣。關令尹望雲氣，以候老子出關，邀而留之，師其道，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，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。一及乎得老子之道，傳五千言之後，乃述是書，以曉天下後世，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。然是道也，不可名言之道也，而是書也，所述無言之言也，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，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，自以其學出於關尹，而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也，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。嗚呼！至人不常生，至言不常聞，而關尹之書，自昔以來，祕傳於世，少有知者。雖聖明之朝，以莊列二書名之為經，而是書不傳，不得上達，使莊列二子有知，豈不有愧於地下乎！莊子不云乎，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，不離於精，謂之神人，不離於真，謂之至人。以天為宗，以德為本，以道為門，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。今觀是書，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，宜其稱之為博大真人矣。自清濁兆分以來，未有立言垂訓，顯道神德，至精至微，至玄至妙，如此書者也。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，先儒未嘗言，方士不能到。惟其尊高也，故淺近者不能窺，惟其廣大也，故孤陋者不能造，惟其簡易也，故該博者不能測。學者望之不及，研之不得，契之不可，咀之無味，捫擷無門，探索無路，甚至指為偽書，以為出於漢儒之口。噫，是書也，莊列不能言，文程不能道，而謂漢儒能述之乎！自漢明帝時，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，而其書最精微者，《楞嚴》《楞伽》《金剛》《法華也》，其所言之神通妙義，變化正魔，以至無我無人之說，悉先述於是書矣。然其言簡其義詳，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。關尹聖人，生周末之世，與孔子同時，二聖人皆親見老子，故其言問有一二與孔子同者，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之類，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。今觀是書首篇之言，似發明五千言之旨，而為《道德經》作傳也，學者當與《道德經》參觀之，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。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，輕生誣謗，不生恭敬，侮聖人之言，則其人，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，必復為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，而隨失其悟矣。是書之靈，必至如是讀是書者，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，戲之拜之哉！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

表德，故述言外經旨。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，抱一子陳顯微再拜炷香敬序。

抱一子曰：字者，盡四方上下之稱也，故以一字冠篇首。謂無是字，則無安身立命之地，道則徧四方上下無不在焉，無是道，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，故一字者，道也。字既立，不可無柱，故以二柱次之。柱者，建天地也，天地定位，聖人居中。聖人者，道之體也，聖人建中立極，故以三極次之。三才既立，四象位焉，故以四符次之。符者，契神之物也，故為精神魂魄。五居數之中，心居人之中，故以五鑑居中，以明真心能照也。然無形，則心無所寓，故以六匕次之。匕者，食也，食以養形，故形食一體，形久則化，故以七釜次之。釜者，變化萬物之器也，釜中不可無物，故以八籌次之。籌者，物也，物可為藥，藥可以雜治，故以九藥終之。九者，究也，盡也，物至於為藥，功用極矣。然藥之功，復能活人，有復生之理，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，可以生物，不逐形盡也，故以藥終焉。今將九篇分為三卷，以見自一生三，自三成九之義。至九則復變為一，而無窮矣。原上中下三卷，今離為九卷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一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一字篇

字者，道也，凡二十八章。

關尹子曰：非有道不可言，不可言即道。非有道不可思，不可思即道。天物怒流，人事錯錯然，若若乎回也，戛戛乎鬥也，勿勿乎似而非也。而爭之，而介之，而現之，而噴之，而去之，而要之。古。之如吹影，思之如鏤塵，聖智造迷，鬼神不識。惟不可為，不可致，不可測，不可分，故曰天，曰命，曰神，曰玄，合曰道。

抱一子曰：《老子》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世之學者，罕見關尹子書，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，愈不能明老子之旨。關尹謂：使有道不可言，則道與言為二，惟不可言即道，則言與道為一，學者驟觀，非有道不可言，多誤認為有道可言，若有道可言，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，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。今日非有道不可言，不可言即道，是則翻老子之言，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。此言翻之，則曰非有道不可道，不可道即道，既翻出不可道即道，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，道可道非道，即是《老子》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或者猶疑可道為江道之道，愚又翻經言以曉之，曰：如日空可空，非真空，使其可空，即是有物，窒而不空之處，豈謂之真空乎，知空可空非真空，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。或者喻曰：如心心如性性，皆可用功以人為，而道獨不可以人為，故不可以道道也，向非翻言外之言，吾終世不能明《老子》之經旨矣。世

人又多被常字轉了，將謂《老子》有非常之道，然《老子》立此常字者，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，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，猶強名曰道者，通天下之常名爾。是道也，通天徹地，亙古亙今，無往而不在，纔開口言，則去道遠矣。故曰二也，纔指此強名之名為可名，則非名矣。惟不可名，故假常名強名之，猶曰非有名不可名，不可名即名也，是則不可言即道，不可名即名，即《老子》可道則非常道，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。然則老子大聖人也，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，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，疇能復以不言之言，發明其言外之旨哉。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，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，則可以思而得之，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，不可思即道，與上意同。噫！. 可言可思皆人也，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，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？曰人皆可曰天，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？曰天物怒流，人事錯錯然，有相若而回者，有相戛而鬥者，有相勿而似而非者，或爭而目以心鬥，或介而不交於物，或現而呵叱之，或噴而呼吹之，或去而離之，或要而合之，天物人事，不齊如此，豈可以同觀哉。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，譬如吹影鏤塵，徒勞心耳。是道也，聖智造之猶迷，鬼神測之不識，惟其不可為，故曰天不可致，故曰命不可測，故曰神不可分，故曰玄，合是四者，強名曰道。

關尹子曰：無一物非天，無一物非命，無一物非神，無一物非玄。物既如此，人豈不然。人皆可曰天，人皆可曰神，人皆可致命通玄。不可彼天此非天，彼神此非神，彼命此非命，彼玄此非玄。是以善吾道者，即一物中知天盡神，致命造玄#1。學之徇異，名析同實，得之契同，實忘異名。

抱一子曰：《老子》言道，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關尹子恐學者徇異，名析同實，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，故於此章重言，即一物中，可以知天盡神，政命造玄，物物皆然，人人本具，不可彼天此非天，彼神此非神，彼命此非命，彼玄此非玄也。是則或曰妙，或曰繳，或曰玄，亦物物皆然，人人本具，惟得之者，契其同有之實，忘其異謂之名，至於玄之又玄，可以入道矣。

關尹子曰：觀道者如觀水，以觀沼為未足，則之河、之江、之海，曰水至也。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，皆水。

抱一子曰：觀道如觀水，則我與水為二矣，所觀愈大，所岐愈遠，返照回光，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，今之津液涎淚皆水，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，昧者不知耳。

關尹子曰：道無人，聖人不見，甲是道，乙非道。道無我，聖人不見，己進道，己退道。以不有道，故不無道，以不得道，故不失道。

抱一子曰：有人則我與人為二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，我不可有，道可有乎

，我不可得，道可得乎。惟不有我者，然後能不無我，惟不得我者，然後能不失我，不有不無，不得不失，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，彼自執有所得者，烏足以語此。

關尹子曰：不知道，妄意卜者，如射覆盂。高之者，日存金存玉，中之者，日存角存羽，卑之者，日存瓦存石。是乎是非乎，惟置物者知之。

抱一子曰：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，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，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，為兩人矣，今焉，甲自置之而甲自覆之，而不知所置何物，何耶？以物欲為盂，以識陰為覆，雖有大智力，亦不能射此覆盂，悟其置也，何則？併與置之時忘之矣，自疑以為他人置之，而我射之，卜度終身而不能得，一旦揭去物欲之盂，破除識陰之覆，而見其所置之物，方悟置之者非他人，而前日存金存玉、存角存羽、存瓦存石之想，皆妄意也。噫！覆盂之下果何物乎，學者毋以為未嘗置而昧之。

關尹子曰：一陶能作萬器，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，能害陶者。一道能作萬物，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，能害道者。

抱一子曰：謂之器矣，焉能作陶，焉能害陶，謂之物矣，焉能作道，焉能害道，然器不作陶，謂之非陶則不可，物不作道，謂之非道則不可，況器不能害陶，而害陶者又器，物不能害道，而害道者又物。然器存則陶存，物在則道在，去是器，則陶安在哉，亡是物，則道安在哉，果能去是器乎，器成無盡，果能亡是物乎，物生無窮，惟不器器，謂之善陶，惟不物物，謂之善道，善陶者陶乎陶，善道者道乎道，陶乎陶者，不知其陶，道乎道者，不知其道，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，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，器乎、物乎，陶乎、道乎。

關尹子曰：道茫茫而無知乎，心儻儻而無羈乎，物迭迭而無非乎。電之逸乎，沙之飛乎，聖人以知心一、物一、道一，三者又合為一。不以一格不一，不以不一害一。

抱一子曰：見物便見心，無物心不現，見心便見道，無心道不現。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，其說非乎？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，其說信乎？日見物便見心時，汝領會否？曰會，曰無物心不現時，心安在哉！或者茫然自失。他日復問曰，心可見乎？曰心不可見，孰可見？曰道可見乎？曰汝以為道與心一乎二乎？曰心與道可一矣，物可與道與心一乎？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？或者唯唯而退。

關尹子曰：以盆為沼，以石為島，魚環游之，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，夫何故？水無源無歸。聖人之道，本無首，末無尾，所以應物不窮。

抱一子曰：有首有尾者，應物易窮，無本無末者，應物不窮。傳曰：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。嘗疑夫太素之先有太始，太始之先有太初，是則道未

嘗無本末也。太素者，質之始，太始者，形之始，太初者，氣之始，人能及本還源，自太素以至太初，如上百尺竿頭，至矣盡矣，不可以復上矣。殊不知太初之外，更有所謂太易焉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，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方見太易，無首無尾，無源無歸，莫知所終，莫知所始者矣，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。

關尹子曰：無愛道，愛者水也，無觀道，觀者火也，無逐道，逐者木也，無言道，言者金也，無思道，思者土也。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，心既未萌，道亦假之。

抱一子曰：愛、觀、逐、言、思五者，出於心，心生則五者皆生，心冥則五者皆泯。經曰：五賊在心，施行於天。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，或以愛，或以觀，或以逐，或以言，或以思，起心動念，去道愈遙。惟聖人非不愛也，愛未嘗愛，非不觀也，觀未嘗觀，以至非不逐、言、思，而未嘗逐、言、思，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，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，特心未嘗萌爾。

關尹子曰：重雲蔽天，江湖黯然，游魚茫然，忽望波明食動，幸賜于天，即而就之，漁釣斃焉。不知我無我，而逐道者亦然。

抱一子曰：逐者木也，心已萌也，有心逐道，或通異景異物，異祥異氣，異光異明，異見異趣，異靈異通，橫執為道，是猶魚望波明食動，即而就之也，惟知我無我，則心無心矣，安事逐哉。或曰進脩亦逐也，精進亦逐也，皆非也，曰：為學曰益，故須精進，退脩以成其德，為道則曰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無不為，是名真精進。

關尹子曰：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，或尚晦，或尚明，或尚弱，或尚強，執之皆是，不執之皆道。

抱一子曰：修真練性，圓通覺輪，所尚不同，或觀音聲而尚晦，或定光耀而尚明，或運動而尚強，或寂靜而尚弱，是數者，皆可以入道。然執之，則非道也，事也，苟不執之，皆可以入道，執不執之間，相去遠哉。

關尹子曰：道終不可得，彼可得者，名德不名道。道終不可行，彼可行者，名行不名道。聖人以可得可行者，所以善吾生，以不可得不可行者，所以善吾死。

抱一子曰：道不可須突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若夫可得可行，則可失可止，可失可止，則有時而離矣，惟不可得不可行，故須夷不可離，須突不可離，則我在是，道在是矣。《易》曰：顯道神德行道，固自我以顯矣，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。然聖人於道有所得者，皆德也，於道有所行者，皆行也，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，累行而不敢失行，功滿三千，大羅為仙，行滿八百，大羅為客，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。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，安有所謂生，安有所謂

死哉？此所以善吾死也。

關尹子曰：聞道之後，有所為有所執者，所以之人，無所為無所執者，所以之天。為者必敗，執者必失，故聞道於朝，可死於夕。

抱一子曰：道果可聞乎？聞於心，而不聞於耳，道果可傳乎？傳於天，而不傳於人，天其可有所執乎？故為者又敗，執者又失，皆人也，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，則人不真死於夕。

關尹子曰：一情冥，為聖人，一情善，為賢人，一情惡，為小人。一情冥者，自有之無，不可得而示，一情善惡者，自無起有，不可得而祕。一情善惡為有知，惟動物有之，一情冥為無知，溥天之下，道無不在。

抱一子曰：文王之不識不知，孔子之無知，老子之能無知乎，皆聖人之冥情也。自有之無，蕩蕩乎不可名狀，豈可得而示哉，若夫顏孟之仁善，桀坏之暴惡，皆自無起有，昭昭乎不可得而祕也。一情善惡為有知，動物皆然，一情之冥為無知，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，故曰溥天之下，道無不在。

關尹子曰：勿以聖人力行不怠，即日以勤成，勿以聖人堅守不易，即日道以執得。聖人力行，猶之發矢，因彼而行，我不自行。聖人堅守，猶之握矢，因彼而守，我不自守。

抱一子曰：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，聖人初何固又哉，時乎用九，則聖人自強不息，非勤也，因時而動，不容息也。時乎用六，則聖人利永貞，非執也，因時而靜，不容動也。《易》曰：動靜不失其時，其道光明，故學道有時節因緣，聖人初何所容心於動靜哉！善觀聖人者，觀其時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若以言行學識求道，互相展轉，無有得時。知言如泉鳴，知行如禽飛，知學如擷影，知識如計夢，一息不存，道將來契。

抱一子曰：言行學識，可以進德修業，不可以求道，拾言行學識四者之外，孰從而求之哉！善求道者，不即四者，亦不離四者，知言如泉鳴，無是非之可辨，知行如禽飛，無善惡之可思，知學如擷影，無得失可驗，知識如計夢，無事理之可尋。是則有言忘言，有行忘行，有學忘學，有識忘識，則幾於道矣。曰：然則道可求乎？曰：求則非求也，不求則真求也，故曰：一息不存，道將來契。

關尹子曰：以事建物即難，以道棄物即易，天下之物，無不成之難，壞之易。

抱一子曰：以事建物，天下之人爭趨之，而不憚其難，蓋有為之功，有可把捉，成之甚難，而為之甚易也。以道棄物，天下之人咸畏之，而不知其易，蓋無為之功，無可把捉，成之甚易，為之甚難也。大而建立世界，次而建邦立國，以至成家立身，莫不積德累功，日將月就，或經歲，或累年，或終身

，或積世，不憚勞苦，庶可晞冀，信不易也。至于一行之差，一念之失，一動之非，一事之娛，則廖壞世界，喪覆邦國，破家亡身，可立而待，故日成之難，而壞之易也。至於懸崖撒手，自肯承當，不假修為，立地成道，至易也，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，孰能與於此。

關尹子曰：一灼之火，能燒萬物，物亡而火何存，一息之道，能冥萬物，物亡而道何在？

抱一子曰：天下之物皆有形，有形則有我，若夫有形而無我者，惟火而然。何也？火不自立，附物而現，無我也，使不附于草木金石，火可安在哉！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。然擊之金石，鑽之竹木，則火不期至而至矣，火果有乎，火果無乎，聖人以火喻道，噫，善喻哉。

關尹子曰：人生在世，有生一日死者，有生十年百年死者#3。一日死者，如一息得道。十年百年死者，如歷久得道。彼未死者，雖動作昭智，止名為生，不名為死。彼未契道者，雖動作昭智，止名為事，不名為道。

抱一子曰：昔人謂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蓋方生方死者#4，生非真生，方生方死者，死非真死。今有生一日死者，生果真生乎，死果真死乎，以至十年百年，莫不皆然。何以知其真死？曰：動作昭智者是也，曰：孰不動作昭智？曰：未死者，止名為生，未契道者，止名為事而已。噫，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。

關尹子曰：不知吾道無言無行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，忽遇異物橫執為道，殊不知捨源求流，無時得源，捨本求末，無時得本。

抱一子曰：言行可以進德，不可以進道，以言行求道，不惟不可得道，併與德失之矣。何則？彼求道者過於求德，則過用其心，以善言善行為不足為，爰求奇言異行，以為跨德入道之蹊，爰有異事契其異言，異物感其異行。學者不悟，橫執為道，未有不遭魔境，如道經佛書之所云者，豈止無時得源，無時得本而已哉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。

關尹子曰：習射，習御，習琴，習樂一作習弈，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，惟道無形無方，故可得之一息。

抱一子曰：世事有為，用力甚難，而人樂為，大道無為用力甚易，而人不為。何則？世事如射如御，如琴如秦，有物有則，可師可息，故可漸為之，非積歲累時不能臻其妙；大道無色無形，無數無方，不可師，不可習，不可漸造之，有一彈指頃立地成道者，或積歲累時不得，或一彈指頃得之，相去遠矣。此無他，有為之功，與無為之功不同也。

關尹子曰：兩人射相遇，則工拙見，兩人弈相遇，則勝負見，兩人道相遇，則無可示者，無工無拙，無勝無負。



抱一子曰：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，目擊而道存，無可示者，無可言者。世有主賓相見，勘辨正邪，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，兩俱失之矣，安得兩眼對兩眼者，與之相視而笑哉。關尹子曰：吾道如海，有億萬金投之，不見，有億萬石投之，不見，有億萬汙穢投之，不見。能運小蝦小魚，能運大鯤大鯨。合眾水而受之，不為有餘，散眾水而分之，不為不足。

抱一子曰：以海喻道，可謂善喻矣。言其體，則金石汙穢，蝦魚鯤鯨，無所不納，言其用，則合受分散，善利善藏，無所不周。大哉海乎！大哉道乎！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，知有一滴合散其中，則海之為海殆矣，問海知乎哉！問道知乎哉！

關尹子曰：吾道如處暗，夫處明者，不見暗中一物，而處暗者，能見明中區事。

抱一子曰：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，不見我則亡我，而身隱矣，見物則昭智而不昧矣，能亡我，而昭智不昧，聖人之功也。若夫處明，則見我，見我則見明，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，是則眾人熙熙，如春登臺，我形俱顯，寵辱皆驚，昧於倚伏，而不覺不知者矣，奚取哉。

關尹子曰：小人之權歸于惡，君子之權歸于善，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，惟無所得，所以為道。

抱一子曰：人皆有是權，顧所歸如何耳。權者，謂無一定之稱也。夫小人豈一定為惡耶？能遷就為善，則君子矣，君子豈一定為善耶，苟造次為惡，則小人矣。惟聖人權如虛空，歸無所得，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，而求其權之所歸，亦幾矣。

關尹子曰：吾道如劍，以刃割物即利，以手握刃即傷。

抱一子曰：人息不達道，達道之人，斷天下事無難無易，莫不迎刃而解，蓋精神剛明，智慧照徹，物來自明，事至自判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，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！若夫揆吾精神，察吾智慧，何剛何明，何照何徹，是猶以手握刃，不自傷者鮮矣。

關尹子曰：連不問豆，豆不答連，瓦不問石，石不答瓦，道亦不失一作識。問與答與一氣往來，道何在。

抱一子曰：道無問，問無應，是則人與人居，道與道會，有問有答，一氣往來耳。胡不觀諸連豆瓦石乎，篷與豆終日講禮，而昧者不睹，瓦與石終日談道，而聾者不聽，然則篷之與豆，瓦之與石，有問有答乎，一氣往來乎？

關尹子曰：仰道者歧，如道者最，皆知道之事，不知道之道。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，不恃道而豐，不借道于聖，不賈道于愚。

抱一子曰：道不可求也，求之者，不得，道不可道也，逐之者不及，道不

可恃也，恃之者不尊，道不可街也，街之者不貴。世之學者未造道也，仰而跌之，望而嫌然，與夫師而資之，如而股之，皆求之逐之者也，既造道矣，恃之而自豐，街之而賈愚，皆不尊不貴者也。是則知道之事，不知道之道耳，於道何有哉！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，不逐而及，不恃而有，不衍而貴，前無聖人，後無愚者，獨往獨來，知我者稀，我者貴矣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一竟

#1『致命造玄』，《關尹子》（載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）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（載《道藏》慕字號）心

#2此句，據前後文意，當作『無得失之可驗』。

#3此句，上引二校本皆作『有生十年死者，有生百年死者』。

#4按前後文意，此句當作『方死方生者』。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二柱篇

柱者，建天地也，凡十二章。

關尹子曰：若槐若孟，若瓶若壺，若甕若盎，皆能建天地。兆龜數曹，破瓦文石，皆能告吉凶。是知天地萬物成理，一物包焉，物物皆包之，各不相借。以我之精合彼之精，兩精相薄# 1 而神應之。一雌一雄卵生，一牝一牡胎生。形者彼之精，理者彼之神，愛者我之精，觀者我之神。愛為水，觀為火，愛執而觀，因之為木，觀存而愛，攝之為金。先想乎一元之氣，具乎一物，執愛之以合彼之形，冥觀之以合彼之理，則象存矣。一運之象，周乎太空，自中而昇為天，自中而降為地。無有昇而不降，無有降而不昇。昇者為火，降者為水，欲昇而不能昇者為木，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。木之為物，鑽之得火，絞之得水。金之為物，擊之得火，鎔之得水。金木者，水火之交也。水為精為天，火為神為地，木為魂為人，金為魄為物，運而不已者為時，包而有在者為方，惟土終始之，有解之者，有示之者。

抱一子曰：天地者，萬物父母也，萬物生於天地，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，具是體則具是理，雖碗盂瓶盎，皆有天地，龜著瓦石，皆存吉凶。物之無情者尚爾，況血氣有情者乎？況人為萬物之靈者乎？精神薄應形理愛觀執存，因攝而生生不窮矣，非天下至達，其孰能與於此。人徒知神為天，而精為地，而不知神火自地昇，精水自天降，欲昇不昇者，為木為人，欲降不降者，為金為物，金木者，水火之交也，故各具水火之性。運而不已，四時生焉，包而有在，四方立焉，四時既生，四方既立，則大中成焉，大中成則土為尊矣，故始之終之，解而分之，示而顯之，皆中土之功也。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，則天自中而昇，地自中而降，而天地之形分矣，無有昇而不降，無有降而不昇，自上

下下自上上下下之精神也。故人之髮根在首，而四肢垂下，魂神自天而降也。草木之根茹在下，而枝莖向上，精魄自地而昇也，禽獸橫生，則根在尾矣。故雖具血氣之情，而雜金木之性，五行交雜，則蠢動蟲虫異稟異根，有不可勝窮者矣。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人，蓋不可以億兆計，人人之夢各異，夜夜之夢各異，有天有地，有人有物，皆思成之，蓋不可以塵計，安知今之天地，非有思者乎！

抱一子曰：夢中天地人物，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，無以異乎？皆思成之乎？非思成之乎，嬰兒未解思念之時，彼見天地人物，亦不知其為天地人物也，謂之天地人物者，係乎識爾。嬰兒未識之時，能夢天地人物否乎？彼初見之，亦未識之，久而後凝，心水印之，夢斯著矣，猶如玉石鱗角之中，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，則形狀具存也。然則鱗角有思乎，玉石有思乎？知鱗角玉石之思，則知天地之思也。

關尹子曰：心應棗，肝應榆，我通天地。、將陰夢水，將晴夢火，天地通我。我與天地似契似離，純純合歸# 2。

抱一子曰：天地，形之大者也，人身，形之小者，自形觀之，則有小大之辨，自神觀之，則無離契之分。天之日月明暗，即人之精神盛衰，豈特陰夢水，晴夢火哉，地之五味藥食，即人之五臟好惡，豈特心應棗，肝應榆哉，我與天地一乎二乎？同歸乎？各歸乎？

關尹子曰：天地雖大，有色有形，有數有方，吾有非色非形，非數非方，而天天地地者存。

抱一子曰：生生者未嘗生，死死者未嘗死，是則天天者非天，地地者非地也。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，謂之天，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，能天天能地地，能生生能死死也。學者識認得真，體會得實，然後知不可以名言，不可以形似。昔人謂非心非物，離性離相，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，亦強名也，何可云謂哉。

關尹子曰：死胎中者，死卵中者，亦人亦物，天地雖大，彼固不知，計天地者，皆我區識，譬如手不觸刃，刃不傷手。

抱一子曰：識識易，去識難，稚年一見，皓首不忘，識之牯縛於人如此，可畏哉！彼死胎中死卵中者，不見天地固矣，然在胎在卵之時，有識性乎？無識性乎？苟無識性，則胡為而在胎在卵，然則在胎在卵之中，果有天地乎？果無天地乎？釋氏以識為五音之最微者，以其難忘也，使無識則不生矣，不生則不中胎卵化濕之陰矣。今日計有天地者，皆我區識自計之，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，故日我不觸刃，刃不傷人。

關尹子曰：夢中，鑑中，水中，皆有天地存焉。欲去夢天地者，寢不寐

，欲去鑑天地者，形不照，欲去水天地者，盍不汲。彼之有無，在此不在彼，是以聖人不去天地，去識。

抱一子曰：天地有大恩於人，亦有大盜於人，知其盜，則不為其所盜矣。天地本不盜人，而人自盜之，何則？胸中之天地萬物，始如夢見中，如鑑照終凝於神水，至死不能忘其為盜，豈勝言哉！然夢因寐，鑑因照，水因汲，汲者取也，夢生於視，視生於取，取生於識，故日不去天地，去識。言天地，則萬物在其中矣。

關尹子曰：天非自天，有為天者，地非自地，有為地者。譬如室宇舟車，待人而成，彼不自成。知彼有待，知此無待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內不見我，外不見人。

抱一子曰：天不自天，所以天長，地不自地，所以地久，使人不自人，我不自我，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。天地果待人而成乎，待人而成者，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爾，待固在彼，成不成在我，故不為天地者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內不見我，外不見人。

關尹子曰：有時者氣，彼非氣者，未嘗有晝夜。有方者形，彼非形者，未嘗有南北。何謂非氣？氣之所自生者，如搖篷得風，彼未搖時，非風之氣，彼已搖時，即名為氣。何謂非形？形之所自生者，如鑽木得火，彼未鑽時，非火之形，彼已鑽時，即名為形。

抱一子曰：氣不能生氣，生氣者非氣也，形不能生形，生形者非形也。或曰：氣不能生氣，則不問，敢問形不能生形，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，非乎？曰：枯木死屍亦形也，能生形乎？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，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，雖金石草木，莫不皆然，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，以明形之最精者，猶若是，況形之粗者哉。非氣者，搖動則生氣，非形者，鑽磨則生形，氣者天也，有時也，有晝夜也，形者地也，有方也，有南北也，世有剋時日、擇方嚮，以求生氣生形者焉，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，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哉。

關尹子曰：寒暑溫凍之變，如瓦石之類，置之火即熱，置之水即寒，呵之則溫，吸之則凍。特因外物有去有來，而彼瓦石無去無來。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，而所謂水者，實無去來。

抱一子曰：愚解《參同契》嘗曰：天地不能晝夜也，以日月往來而為晝夜，天地不能寒暑也，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也，此言寒暑之常也。若夫盛夏寒風，三冬暴鬱，此不正之氣，非時之風，倏往忽來，非天地有為也，客氣往來爾。故日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，而所謂水者，實無去來。

關尹子曰：衣搖空得風，氣噓物得水，水往水即鳴，石擊石即光，知此說者，風雨雷電皆可為之。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，而氣緣心生。猶如內想大火

，久之覺熱，內想大水，久之覺寒，知此說者，天地之德皆可同之。

抱一子曰：人知精神魂魄，猶天之風雨雷電，風雨雷電出於天，而人且能為之，而自己之精神魂魄，豈不能自生自養，自保自鍊乎。知搖空得風，則鼓吾棄籥可以生氣，知噓物得水，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，知注水則鳴，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魄，知擊石即光，則鍛吾之魄可以益神。是則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而陰符之制在氣，而氣之制在心，想火則熱，想水則寒，潛天而天，潛地而地，千變萬化，無不可為矣，德同天地，信哉。

關尹子曰：五雲之變，可以卜當年之豐歉，八風之朝，可以卜當時之吉凶，是知休咎災祥，一氣之運耳。渾人我，同天地，而彼私智認而已之。

抱一子曰：五雲八風，有災有祥，皆一氣之運，而預見休咎于天地者也，氣之為氣，神矣哉！靈矣哉！而昧者不知也。一人感之，而五雲為之變，八風為之遷，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，如是，則日人日我，日天日地，莫不貢通，而私智認為己有，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。

關尹子曰：天地寓，萬物寓，我寓，道寓，苟離於寓，道亦不立。

抱一子曰：寓者，在己無居之謂也。昔人謂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。非寓而何？我寓，則天地寓，天地非自成，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，故我寓，則天地寓，天地寓，則萬物寓。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，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，則我與道為二矣，道何立哉？其人存，則其道存，其人亡，則其道息，故苟離於寓，道亦不立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二竟

# 1 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兩精相搏』。

# 2 此句，《關尹子》（載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）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（載《道藏》慕字號）皆作『純純各歸』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三

抱一子陳顯微迷

三極篇

極者，尊聖人也，凡二十七章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治天下，不我賢愚，故因人之賢而賢之，因人之愚而愚之。不我是非，故因事之是而是之，因事之非而非之。知古今之大同，故或先古，或先今，知內外之大同，故或先內，或先外。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，故本之以謙，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，故含之以虛，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，故行之以易，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，故變之以權。以此中天下，可以制禮，以此和天下，可以作樂，以此公天下，可以理財，以此周天下，可以禦侮，以此因天下，可以立法，以此觀天下，可以制器。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，而以天下治天下

，天下歸功於聖人，聖人任功於天下，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，天下皆曰自然。

抱一子曰：天無為，而萬化成，聖人無為，而天下治。聖人何心哉？人徒見夫制禮作樂、理財禦侮、立法制器，周濟曲成而不遺，將謂聖人物物思之，事事計之，而以一己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。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，含之以虛，行之以易，變之以權，因人之賢而賢之，因之愚而愚之，因是是之，因非非之，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，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，而以天下治天下也，天下歸功於聖人，聖人不自以為功，而任功於天下。是道也，堯舜禹湯得之，故皆曰自然。

關尹子曰：天無不覆，有生有殺，而天無愛惡。日無不照，有妍有醜，而日無厚薄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猶天也，物有生殺，天無愛惡，聖人猶日也，物有妍醜，而日無厚薄，是蓋聖人無為無心之治也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道天命，非聖人能自道，聖人之德時符，非聖人能自德，聖人之事人為，非聖人能自事，是以聖人不有道，不有德，不有事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無我，故道以天命，不自有道也，德以時符，不自有德也，事以人為，不自有事也。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，庸人爾，焉能忘我哉！

關尹子曰：聖人知我無我，故同之以仁，知事無我，故權之以義，知心無我，故戒之以禮，知識無我，故照之以智，知言無我，故守之以信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之五常，亦猶眾人之五常，夫豈異乎人哉，特眾人之五常未能忘我，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，此其所以異乎人矣。仁無我，則同天下之我以為仁，義無我，則權天下之事以為義，禮無我，則戒天下之心以為禮，智無我，則照天下之識以為智，信無我，則守天下之言以為信，此其所以不可跋及歟！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道，或以仁為仁，或以義為仁，或以禮以智，以信為仁，仁義禮智信，各兼五者，聖人一之不，膠，天下名之不得。

抱一子曰：以化為仁，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為仁，則非天下至聖，其孰能與此。何則？舉一常而五常備，五換循環各兼五者，視賢智之士厚於七而薄於義，智有餘而信不足者，大有徑庭也。《易》曰：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然則聖人之道，混混淪淪，何可得而名狀哉，故曰聖人一之不膠，天下名之不得。

關尹子曰：勿以行觀聖人，道無蹟，勿以言觀聖人，道無言，勿以能觀聖人，道無為，勿以貌觀聖人，道無形。

抱一子曰：道無形，無蹟，無言，無為，學者何從而求之哉？不已，則求

諸聖人。聖人者，道之體也，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？求之於聖人者，不過言貌行能而已，愈失之矣，捨言貌行能之外，何從而觀聖人哉？善觀聖人者，觀其心而不觀其迹，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，果不可觀乎，界異於吾心乎#2，果不異於吾心乎？前章有言曰：不借道於聖，此之謂也。

關尹子曰：行雖至卓，不離高下，言雖至工，不離是非，能雖至神，不離巧拙，貌雖至殊，不離妍醜，聖人，假此以示天下，天下冥此，乃見聖人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本無言貌行能，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，人徒見聖人言之工，貌之殊，行之卓，能之神，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，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辯，愈不足以識聖人矣。學者冥此，而於四者之外觀之，斯善學矣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師蜂立君臣，師蜘蛛立網罟，師拱鼠制禮，師戰蛆置兵。一作制兵眾人師賢人，賢人師聖人，聖人師萬物，惟聖人同物，所以無我。

抱一子曰：眾師賢，賢師聖，聖師萬物，固矣。然則聖人果師蜂而立君臣，師蛛鼠螳而置網禮兵乎？聖人同物置作無我，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，物生自然，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，聖人何心哉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之於眾人，飲食衣服同也，屋室舟車同也，貴賤貧富同也，眾人每同聖人，聖人每同眾人，彼仰其高，侈其大者，其然乎，其不然乎#3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之處世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惟恐自異於眾人，而其起居衣食，貧富貴賤，何敢異於人哉，使人仰其高，侈其大者，聖人所懼也。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：吾觀子非聖人也，鼠壤有餘蔬，生熟不盡於前，而積欵無崖，老子漠然不應。然則聖人之處世，豈容眾人之仰侈哉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曰道，觀天地人物皆吾道，倡和之，始終之，青黃之，卵翼之，不愛道，不棄物，不尊君子，不賤小人。賢人日物，物物不同，旦旦去之，旦旦與之，短之長之，直之方之，是為物易者也。殊不知聖人鄙雜廁，別分居，以為人#4，不以此為己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道則如絲之紛，事則如秦之布，聲倡倡之，聲和和之，事始始之，事終終之，色青青之，色黃黃之，物卵卵之，物翼翼之，無愛道，無棄物，不尊君子，不賤小人，此則道如絲葬也。至於鄙雜眾物，河別分居，或短或長，或直或方，物物不同，旦旦去取，井井有條，此則事如秦布也。聖人志於道，無心無我，故不為物易，賢人志洛物，有心有人，故未免為物所易。

關尹子曰：魚欲異群魚，捨水躍岸即死，虎欲異群虎，捨山入市則擒，聖人不異眾人，特物不能拘耳。

抱一子曰：莊子謂，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，自伐者無功，功成者墮，名成者虧，孰能去功與名，而還與還人，純純常常，削述捐勢，無責於人，人亦無

責焉。此聖人不異眾人之說也。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，見異鵠之利而忘其真，虞人逐之以吾為戮，反走而三月不庭，此魚拾水躍岸，虎拾山入市之謂也，雖然聖人處眾，雖不自異，物豈能拘之哉。

關尹子曰：道無作，以道應世者，是事非道，道無方，以道寓物者，是物非道，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。

抱一子曰：道本無為，而以道應世者，是事也，道本無體，而以道寓物者，是物也，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，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。昔人謂使道可獻，人莫不獻之于其君，使道可進，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，使道可傳，人莫不傳之於其子孫，惟其不可以出示於人，故得之者鮮矣，然則聖人終不傳於人乎？孔子不云乎，吾無隱乎爾。善觀聖人者，當於事物之外觀之。

關尹子曰：如鍾鍾然，如鍾鼓然，聖人之言則然，如車車然，如車舟然，聖人之行則然，惟莫能名，所以退天下之言，惟莫能知，所以奪天下之智。

抱一子曰：謂鍾為鍾，人皆然之，謂鼓為鍾，則人不測其言，所以退天下之言也。謂車車行，人皆然之，謂舟車行，則人罔測其行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，是猶犬可以為羊，輪不輾地之辯也，其可以言名乎，其可以智知乎？

關尹子曰：鯽蛆食她，她食誼，鼈食鯽蛆，互相食也。聖人之言亦然，言有無之弊，又言非有非無之弊，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，言之如引鋸然，惟善聖者不留一言。

抱一子曰：夫大道無說，善聖者不言，非無說也，不可說也，不可說而言之，則有弊，何則？言不出乎有無也，言有則無，言無則有，言非有則非無，言非無則非有，有無相吞，互相為弊，猶她電鯽蛆，互相吞食，如引鋸然去來牽掣，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。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？聖人之言滿天下，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為言，不惟不知言，併與聖人失之矣。

關尹子曰：若龍若蛟，若蛇若龜，若魚若蛤，龍皆能之。蛟，蛟而已，不能為龍，亦不能為蛇為龜，為魚為蛤，聖人龍之，賢人蛟之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能大能小，能智能愚，能垢能淨，能貴能賤，能壽能夭，千變萬化，無可無不可。賢人則不然，能大者不能小，能智則不能愚。昔孔子見老子，歸謂弟子曰：吾乃今於是乎見龍，龍合而成體，散而成章，乘乎雲氣，而養乎陰陽，予口張而不能噴，又何規於老聘哉！子貢曰：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，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？賜亦可得而觀乎？聖人龍之，賢人蛟之，其是之謂歟！

關尹子曰：在己無居，形無自著，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。芒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，未嘗先人，而嘗隨人。

抱一子曰：在己不自居，自居則有我矣，能無我，則形物自著，非我分別



而著彼形物也，此靜也，靜極則動，而其動也，如水之流，動已復靜，而其靜若鏡之瑩，是則雖有動靜，而何嘗動靜哉。其應物也，若響之應聲，則吾如虛空虛谷矣，芒茹乎若未嘗有寂，湛乎徹底純清，同乎物而不自異，則與物和而不競也，驚其得而不自有，則與道忘而不失也，未嘗先人，常後而不先，不敢為天下先也，而嘗隨人，和而不唱，不得已而後動也，體用具存，權實畢備，此聖人之所以為善聖歟。

關尹子曰：渾乎洋乎，游太初乎，時金已，時玉已，時糞已，時土已，時翔物，時逐物，時山物，時淵物，端乎權乎，狂乎愚乎。

抱一子曰：老子曰：吾游於物之初。孔子曰：何謂邪，日心困焉而不能知，口辟焉而不能言。始終相反乎無端，而莫知乎其所窮，謂之渾乎，洋乎，游太初乎，豈不信然。至於如金在鐘，如玉蘊石，則時金時玉也。道在瓦礫，道在屎溺，則時糞時土也。鶉居而穀食，烏行而無影，則時翔物也。呼我馬而謂之馬，呼我牛而謂之牛，則時逐物也。塊然如石，槁然如木，則時山物也。如鱗之潛，如魚之泳，則時淵物也。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也，皆聖人之權變乎？大聖若狂，大智若愚，夫豈真狂真愚也哉！

關尹子曰：人之善琴者，有悲心，則聲淒淒然，有思心，則聲遲遲然，有怨心，則聲回回然，有慕心，則聲裴裴一作奕奕然。所謂悲思怨慕者，非手非竹，非絲非桐，得之心，符之手，得之手，符之物，人之有道者，莫不中道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善琴者，得之心，而符之手，得之手，而符之物，而悲思怨慕之心，猶足以感絲桐，而聲為之變，而況有道之人，動止周旋無不中道，寧不感天動地，康時豐物哉，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，居畏壘之山，三年而畏壘大穰，其是之謂乎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有言有為有思者#6，所以同乎人，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#7，所以異乎人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，終日為而未嘗為，終日思而未嘗思，特人不能測識耳，何以異於人哉。

關尹子曰：利害心愈明，則親不睦，賢愚心愈明，則友不交，是非心愈明，則事不成，好醜心愈明，則物不契，是以聖人渾之。

抱一子曰：眾人昭昭而我獨昏昏，眾人察察而我獨悶悶，昭昭察察，則利害贊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，愈明則於親友事物愈難睦交成契矣。惟聖人以無心渾之，則利自利，害自害，賢自賢，愚自愚，是自是，非自非，好自好，醜自醜，如是，則親無不睦，友無不交，事無不成，物無不契，聖人初何容心哉。

關尹子曰：世人愚拙者#8，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，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

，時拙時巧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大巧而若拙，有大智而若愚。世之愚拙者，妄援聖人以自解，則愚者愈見其愚，而拙者愈露其拙，豈能自解哉。

關尹子曰：以聖師聖者賢人，以賢師聖者聖人，蓋以聖師聖者，徇蹟而忘道，以賢師聖者，返蹟而合道。

抱一子曰：有聖有賢之分者，跡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，道也，視聖人為聖人，豈可跌及哉，是則徇蹟而忘道也。惟不知其為聖，而以賢師資之，則智齊於師，庶乎忘其蹟，而得其道矣，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，喊師半德，學者須負過師之智，則幾矣。

關尹子曰：賢人趨上而不見下，眾人趨下而不見上，聖人通乎上下，惟其宜之，豈曰離賢人眾人，別有聖人也哉！

抱一子曰：中人以上可以語上，故賢人趨上，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，故眾人不見上，皆偏也。聖人渾通上下，無所不趨，無所不見，在賢亦宜，在眾亦宜，和光同塵，所以異於賢人遠矣。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夫者唱，婦者隨，牡者馳，牝者逐，雄者鳴，雌者應，是以聖人制言行，而賢人拘之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言滿天下，無口過，行滿天下，無怨惡。何則？任物理之自然，而君臣上下、父子兄弟、貴賤尊卑之間，感應貫通，出於口而行於身，譬如夫唱婦隨，牡馳牝逐，雄鳴雌應，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，聖人初何容心哉。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，故不得不拘之，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，善惡千里違順之幾，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道雖虎變，事則鼈行，道雖絲莽，事則茶布。

抱一子曰：前云聖人龍之，如《易》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，今云虎變，如《易》之章卦有大人虎變之象，龍則言聖人之體，變化無常，飛港莫測，虎則喻聖人之道，煥乎有文章之可觀，凜乎有威風之可畏。及乎行聖人之事，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，而步履方拙如鼈，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，道則絲莽，事則茶布者，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，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。

關尹子曰：所謂聖人之道者，胡然子子爾，胡然徹徹爾，胡然唐唐一作堂堂爾，胡然臧臧一作藏藏爾，惟其能徧偶萬物，而無一物能偶之，故能貴萬物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之道如太虛，子子然無與為偶，徹徹然無不洞貫，唐唐然充滿乾坤，臧臧然不容視聽，惟其能徧偶萬物，而無一物能偶之，所以責於萬物，《老子》曰：有物渾成，先天地生。巍巍尊高，其是之謂乎。

關尹子曰：雲之卷舒，禽之飛翔，皆在虛空中，所以變化不窮，聖人之道

則然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之道，如雲在太虛而卷舒不定，如禽在太空而飛翔無窮，使無此虛空以容之，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，使聖人之道，不得無方之神，無體之玄以運之，則聖人之變化窮矣。

文始真經官外旨卷之三竟

#1此句，疑當作『因人之愚而愚之』。

#2此句，當作『果異于吾心乎』。

#3以上『聖人之于眾人』至『其不然乎』一段，《關尹子》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皆放在下面『聖人日一至』至『不以此為己』一段之後。

#4此句，上引二校本皆作『所以為人』。

#5此句，上引二校本皆作『形物自著』。

#6此句，前引二校本皆作『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』。

#7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』。

#8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世之愚拙者』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四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四符篇

符者，精神魂魄也，凡十七章。

關尹子曰：水可析可合，精無人也，火因膏因薪，神無我也，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，知崇無人，一奇無人，冬彫秋物無人，黑不可變無人，北壽無人，皆精。舌即齒牙成言無我，禮卑無我，二偶無我，夏因春物無我，赤可變無我，南天無我，皆神。以精無人，故米去穀則精存，以神無我，故鬼憑物則神見。全精者忘是非，忘得失，在此者非彼，抱神者，時晦明，時強弱，在彼者非此。

抱一子曰：此言全精抱神之道也。精本無人，故當忘其是非，忘其得失，以全五。之精。神本無我，故當時其晦明，時其強弱，以抱吾之神。精一也，水可分可合一也，耳屬腎，雖蔽之前後，皆可聞一也，水為智，智崇崇則自尊一也，冬物歸根一也，黑不可變一也，北方主壽有我一也，米去穀則精存一也，一數奇獨也，故皆日無人也。神二也，火因膏因薪二也，舌屬心，即唇齒而能言二也，火為禮，禮卑則尊人二也，夏物榮華二也，赤色可變二也，南主天無我二也，鬼憑物則神見二也，二數耦兩也，故皆日無我也。無人，則在此者非彼，無我，則在彼者非此，知乎此，則知所以忘其是非得失，與夫時其晦明強弱之理矣。

關尹子曰：精神水火也，五行互生滅之，其來無首，其往無尾。則吾之精

，一滴無存亡耳，吾之神，一欽無起滅耳。惟無我無人，無首無尾，所以與天地冥。

抱一子曰：精神水火也，自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復生水，則互生也。自火剋金，金剋木，木剋土，土剋水，水復剋火，則互滅也。其來無首，其往無尾，滅已復生，生已復滅，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，神未嘗有一效起滅，惟無我無人，無首無尾，與天地冥契，則精神長存矣。

關尹子曰：精者水，魄者金，神者火，魂者木。精主水，魄主金，金生水，故精者魄藏之。神主火，魂主木，木生火，故神者魂藏之#1。惟火之為物，能鎔金而消之，能燔木而燒之，所以冥魂魄。惟精在天為寒，在地為水，在人為精。神在天為熱，在地為火，在人為神。魄在天為燥，在地為金，在人為魄。魂在天為風，在地為木，在人為魂。惟以我之精，合天地萬物之精，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，以我之神，合天地萬物之神，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。以我之魄，合天地萬物之魄，譬如金之為物，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。以我之魂，合天地萬物之魂，譬如木之為物，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。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、吾魄吾魂，何者死，何者生！

抱一子曰：精水一合魄金四為五，神火二合魂木三為五，精藏魄而神藏魂，是則四物雖居兩處，可以一五擒之，然魂木為龍，魄金為虎，使魂藏於神，魄藏於精，則二物分於二所，終不能相制。惟火能鎔金燔木，故神可以制魂魄，殊不知神寓於魂，如火附於木，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，制精鍊魄，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，實資神火之功也，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，火之功用大矣哉。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，皆為吾之精神魂魄，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，萬火可合為一火，異金可鎔為一金，異木可接為一木，此則山河大地，皆吾法身之妙用也，安有所謂生，安有所謂死哉！

關尹子曰：五行之運，因精有魂，因魂有神，因神有意，因意有魄，因魄有精，五者回環不已，所以我之偽心，流轉造化幾億萬歲，未有窮極。然核芽相生，不知其幾萬株，天地雖大，不能芽空中之核，雌卵相生，不知其幾萬禽，陰陽雖妙，不能卵無雄之雌。惟其來干我者，皆攝之以一息，則變物為我，無物非我，所謂五行者，孰能變之。

抱一子曰：精神魂魄意五者，回環相生不已，則人之偽心，輪迴四生六道，經幾億萬年，未有窮極。何則？有此偽心，則有此偽意，有意則有魄，有魄則有精，有精則有魂，有魂則有神，有神則又有意矣。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，胡為而不芽不卵耶？蓋精不存也，物則自清而入濁，故始因精而終成魄，神則自微而入妙，故始因意而終成神。蓋意土數五，而五與人俱生，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，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，則遇物對境，當以一息攝之，則

變物為我矣，無物非我，則五行皆為五用，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，孰能變之哉，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，學者欲知之乎。

關尹子曰：眾人以魄攝魂者，金有餘則木不足也，聖人以魂運魄者，木有餘則金不足也。蓋魄之藏，魂俱之，魂之游，魄因之，魂晝寓目，魄夜舍肝，寓目能見，舍肝能夢。見者魂無分別，析之者分別，析之日天地者，魂狙習也，夢者魄無分別，析之者分別，析之日彼我者，魄狙習也#2。土生金，故意生魄。神之所動，不名神名意，意之所動，不名意名魄，惟聖人知我無我，知物無物，皆因思慮計之而有。是以萬物之來，我皆對之以性，而不對之以心，性者心未萌也。無心則無意矣，益無火則無土，無意則無魄矣，至皿無土則無金。一者不存，五者皆廢。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，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，凡造化所妙皆吾魂，凡造化所有皆吾魄，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。

抱一子曰：愚解前章，謂物之自精至魄，從清入濁而魄盛，則死矣，故曰金有餘，則木不足。若夫聖人自意生身，至於成神，則木有餘而金不足，魂有餘者多覺，魄有餘者多夢，覺之與夢，皆能分別者，非魂魄能自析之也，皆有真性存乎其中，而狙習既久，而能生此分別識也。惟聖人知我無我，知物無物，皆因心意計之，故對境忘識無意，而對之以性，性者心未萌也，無心則無意矣，一意不存，五行皆廢，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，皆為吾魂，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，皆為吾魄，是則萬物皆為吾役，而不役於物矣。

關尹子曰：鬼云為魂，鬼白為魄，於文則然，鬼者，人死所變。云者風，風者木，白者氣，氣者金，風散故輕清，輕清者上天，金堅故重濁，重濁者入地，輕清者，魄從魂昇，重濁者，魂從魄降。有以仁昇者為木星佐，有以義昇者為金星佐，有以禮昇者為火星佐，有以智昇者為水星佐，有以信昇者為土星佐。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，不義沉者金賊之，不禮沉者火賊之，不智沉者水賊之，不信沉者土賊之。魂魄半之，則在人間，升魂為貴，降魄為賤，靈魂為賢，厲魄為愚，輕魂為明，重魄為暗。揚魂為羽，鈍魄為毛，明魂為神，幽魄為鬼。其形其居，其識其好，一本作名皆以五行契之。惟五行之數，參差不一，所以萬物之多，盈天地間猶未已也。以五事歸五行，以五行作五蟲，可勝言哉。譬猶兆龜數曹，至誠自契，五行應之，誠苟不至，兆之數之，無一應者。聖人假物以游世，五行不得不對。

抱一子曰：云白今之楷字也，楷字出於秦之程邈變篆為隸而後有也，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。字，古之云字；字，古之白字。是則鬼為魂，鬼為魄，於古文則然，則從虛，輕清故為風，𠄎，古風字。則從身，重濁故為氣，𠄎古氣字。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。風屬木，氣屬金，木主升，金主降，以五常而升者，為五星之佐，反五常而沉者，為五行所賊。《楞嚴》所迷升沉之報，與

此同義。魂魄相半則在人間，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，故魂多者為貴，為賢為明，為羽為神，魄多者為賤，為愚為暗，為毛為鬼，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，惟五行參差不一，故胎卵濕化，有色無色，有想無想等類衆生，盈天地間，生生不已也。然聖人本無我，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，如火不附木，則無所託形，然物之在世，豈能堅久哉，聖人鈴以五行對之，然後生生不窮，如水火相尅，卻成既濟，金木相尅，却成夫婦，皆對法也。是道也，如兆龜數著，至誠自契，誠若不至，則五行無一應者矣。

關尹子曰：三者具有魂，魂者識，目者精，色者神，見之者，為魂耳口鼻心之類。在此生者，愛為精，為彼生父本，觀為神，為彼生母本，愛觀雖異，識生#3，彼生生本，在彼生者，一為父，故受氣於父氣，為水，一一為母，故受血於母血，為火，有父有母，彼生生矣。惟其愛之無識，如鎖之交，觀之無識，如燈之照，吾識不萌，吾生何有。

抱一子曰：目耳鼻口心，謂之五根，聲色香味事，謂之五塵，觀聽嗅嘗思，謂之五識。五根主於精，精有我無人之物也，五塵主於神，神無我即物而見也，五識主於魂，故曰魂識，益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。父以精愛，母以神觀，愛為水，觀為火，水為氣，火為血，父精母血交，而識存乎中，此降本流末，生生不窮之理也。若夫愛無識，而如鎖之交，觀無識，而如燈之照，則吾識未嘗萌，吾生何嘗有哉。

關尹子曰：如桴叩鼓，鼓之形者，我之有也，鼓之聲者，我之感也，桴已往矣，餘聲尚在，終亦不存而已矣。鼓之形如我之精，鼓之聲如我之神，其餘聲者，猶之魂魄。知夫倏往倏來，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。

抱一子曰：精如鼓，神如聲，餘聲如魂魄，固矣，然則鼓不叩則不生聲，精不感則不生神，叩鼓以桴，標亡，則雖有餘聲，終亦不存矣，感精以氣，氣亡，則雖有魂魄，終亦不存矣，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，我本無有，而我之所有者，叩桴感氣者而已矣。或問曰，今欲聲聲不絕，鼓鼓長存，畢竟以何道感之，日請放下手中標，方向汝說。

關尹子曰：夫果之有核，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，然後相生不窮，三者不具，如大旱大潦大塊，皆不足以生物。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，惟人以根合之，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。猶如術呎，能於至無見多有事。

抱一子曰：世之衍呢，能於無中見多有事，如張諧作五里之霧，左慈擲梁上之盃，是道也，無出於精神意三者。合而為之，如果之有核，又待水火土三者俱而後生，三者不交，則如大旱大潦大塊，不能生物。然三者本不能自交，惟人以根合之，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，然天有天根，地有地根，人有人根，而造化有造化之根，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，則能無中生有，而

知變化之道矣。

關尹子曰：魂者木也，木根干冬水#4，而華於夏火，故人之魂藏於夜精，而見於晝神。合乎精，故所見我獨，生血精未嘗有人，合乎神，故所見人同，益神未嘗有我。

抱一子曰：此章獨言木喻者，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。益木為魂為人也，人之所以為人，以魂識晝夜隱見於精神之中而已矣，精一也，故魂識合精，則所見惟我獨，神二也，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，如木之根於冬，而榮於夏，即魂之藏於夜，而見於晝也，知夫木之根，則知魂之根矣，知夫魂之根，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。

關尹子曰：知夫此身如夢中身，隨情所見者，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，知夫此物如夢中物，隨情所見者，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。是道也，能見精神而久生，能忘精神而超生。吸氣以養精，如金生水，吸風以養神，如木生火，所以假外以延精神。漱水以養精，精之所以不窮，摩火以養神，神之所以不窮，所以假內以延精神。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，吾嘗言之矣。

抱一子曰：人假精神以有生，善養精神者，能見精神而久生，《陰符經》謂，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是也。能忘精神而超生，《陰符經》謂，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也。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，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，此身此物，皆如夢如幻，夢而能之者，靈於神也，覺而不能者，拘於形也，惟能自見精神者，覺夢一政，可以飛神作我，可以凝精作物，是皆法之妙用也。至於吸氣吸風以益金木於外，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，亦皆足以延精神，斯衍之租者也#5，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，道也，是道也，隱然迷于此書，又在夫人自得之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人勤於禮者，神不外馳，可以集神，人勤于智者，精不外移，可以攝精。仁則陽而明，可以輕魂，義則陰而冥，可以御魄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，立為五常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牽強，故日常也。人能循此常而行之，至可以集神攝精、輕魂御魄，益人之五神主此五常，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。火星主禮，禮主昇，火亦昇，神屬火，人勤於禮者，神不外馳，可以集神，其餘如木星主仁，金星主義，水星主智，而木輕金冥水降，所以能輕魂，御魄攝精，莫不皆然。只言四者，四物具，則土在其中，四常具，則信在其中，四神具，則意在其中，四方立，則中在其中，《孟子》亦只言四端，而不及信，與此意同。

關尹子曰：蛻娘轉丸，丸成，精思之，而有蚊白者存丸中，俄去轂而蟬，彼蛻不思，彼蚊奚白。

抱一子曰：此章言感化之機，能動無情之物也，圓本無情，而蛻娘轉而精

思之，則螟生圓中，俄去穀而化為蟬。外鑪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，神室本虛器，全藉守鑪之人神識不昧，晝夜精觀，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，外丹既熟，而內丹亦就，化形而仙矣。《參同契》曰：萬象憑虛生，感化各有類。感化者，亦蛻精思之意耶。

關尹子曰：庖人羹螂，遺一足几上，螺已羹，而遺足尚動，是生死者，一氣聚散耳，不生不死，而人橫計曰生死。

抱一子曰：人以動物為有生，今釜中之蜋已羹，而几上之遺足尚動，是則生者一氣之聚，死者一氣之散耳，彼非氣者，何嘗有聚散生死哉，人橫計之耳。

關尹子曰：有死立者，有死坐者，有死臥者，有死病者，有死藥者，等死，無甲乙之殊。若知道之士，不見生，故不見死。

抱一子曰：世人不知我本無生，而見坐脫立亡者，以為了達，見外死病死者，以為未了達，殊不知均一死耳，初無甲乙之殊，惟知道者，未嘗有生，故不見其生，未嘗有死，故不見其死。

關尹子曰：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，皆是大患也，譬如化人，若有厭生死心，超生死心，止名為妖，不名為道。

抱一子曰：老子謂專氣致柔能嬰兒，今問嬰兒曰：汝生乎？則不知也，汝死乎？則不知也，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，非大患乎，有超生死心，非妖乎。

關尹子曰：計生死者，或曰死已有，或曰死已無，或曰死已亦有亦無，或曰死已不有不無，或曰當幸者，或曰當懼者，或曰當任者#6，或曰當超者，愈變情識，馳騖不已。殊不知我之生死，如馬之手，如牛之翼，本無有，復無無，譬如火水，雖犯火水，不能燒之，不能溺之。

抱一子曰：以馬之無手，牛之無翼，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，以水犯水，以火犯火，以況我之入生死也。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，又何入哉，日以未嘗有生而入死，以未嘗有死而入生，是則入亦無入，犯亦無犯。若夫以謂或有或無，或幸或懼，或任或超，愈變情識，而馳騖愈遠矣，安足以知此哉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四竟

#1此句之後，《文始真經注》（載《道藏》維字號）尚有『惟水之為物，能藏金而息之，能滋木而榮之，所以析魂魄』一段經文缺失。

#2『魄狙習也』句後，上引二校本皆有一火生土，故神生意」句。

#3『識生』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作『皆因識生』，《關尹子》作『皆同識生』。

#4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木根于冬水』。



#5此句，疑當作『斯術之粗者也』。

#6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或日當喜者』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五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五鑑篇

鑑者，心也，凡二十章。

關尹子曰：心弊一作蔽下同吉凶者，靈鬼攝之，心弊男女者，淫鬼攝之，心弊幽憂者，沉鬼攝之，心弊逐放者，狂鬼攝之，心弊盟詛者，奇鬼攝之，心弊藥餌者，物鬼攝之。如是之鬼，或以陰為身，或以幽為身，或以風為身，或以氣為身，或以土偶為身，或以彩畫為身，或以老畜為身，或以敗器為身。彼以其精，此以其精，兩精相搏，則神應之。為鬼所攝者，或解奇事，或解異事，或解瑞事，其人傲然，不曰鬼于躬，惟曰道于躬，久之，或死木，或死金，或死繩，或死井。惟聖人能神神。而不神于神，役萬神而執其機，可以會之，可以散之，可以禦之，日應萬物，其心寂然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能神神，而不神于神，眾人神于神，而不能神神，能神神，則日應萬物，其心寂然，神于神，則心蔽事物，而為鬼所攝。鬼亦神之純陰者也，故亦無我而附物身，既認物為我身，則精存于物，物我相搏則神應之，故為鬼所攝者，或能瑞異，或知吉凶，其人傲然，自謂得道，不悟魔攝久致喪身，五行賊之，隨類死物，如釋教《楞嚴》所迷二十五魔，一同是說也。在周末之時，釋教未入中國，已先述于是書矣，較之釋經，理詳而辭簡，然則《關尹子》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耶。

關尹子曰：無一心，五識並馳，心不可一，無虛心，五行皆具，心不可虛，無靜心，萬化密移，心不可靜。借能一則二偶之，借能虛則實滿之，借能靜則動搖之。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，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，散一息於萬有，無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為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之心，能斂能散，欽則會萬有於一息，散則敷一息於萬有，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。苟用功於一，則不一矣，用功於虛，則不虛矣，用功於靜，則不靜矣。惟其不用功於一，不用功於虛，不用功於靜，則此心未嘗二，未嘗實，未嘗動也。雖日斂散，何嘗欽散哉。如是，則日應萬變，吾心寂然，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，無一物可問吾之云為，聖人以五鑑明心，信乎其為鑑矣。

關尹子曰：火千年，俄可滅，識千年，俄可去。

抱一子曰：火本無我，自清濁兆分而來，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，鈴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，《列子》曰：人生火是也。夫火本無體，故雖燎熱千年

，而俄頃可滅。惟識亦然，自胞胎賦形而來，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，蓋因根塵取受伊，習而後生，《關尹子》曰物交心，生識是也，夫識本無方，雖計認千年，而俄頃可去，然則滅火易，不然難，去識易，不續難，《傳》曰，得道易，守道難，信哉。

關尹子曰：流者舟也，所以流之者，是水非舟。運者車也，所以運之者，是牛非車。思者心也，所以思之者，是意非心。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惟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故其來無從，其往無在，其來無從，其往無在，故能與天地本原，不古不今。

抱一子曰：心火也，意土也，思亦土也，故所以思者，是意非心也，猶舟流因水，車運因牛，而心思因意也。昔人謂車不行，打車即是，打牛即是，今夫心役於思，去心即是，去意即是。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，而不主張無心者，旨鈴有在也。學者當思念之時，推求意之所生，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，故其來無從，其往無在。如是則意未嘗有意，意未嘗有意，則思未嘗有思，念未嘗有念，而無思之思，無念之念，與天地之本原，不古不今，而長存矣，視夫斷思絕念，心如土木者異矣。

關尹子曰：知心無物，則知物無物，知物無物，則知道無物，知道無物，故不尊卓絕之行，不驚微妙之言。

抱一子曰：昔人有言曰，若云他是聖，自己卻成狂，苟遇卓絕之行而尊之，聞微妙之言而駭之，則徇蹟而不見道矣。蓋道無古今，無聖狂，無言行，前無先達，後無作者，知乎此，則何者為物，何者為心哉？

關尹子曰：物我交心生，兩木摩火生，不可謂之在我，不可謂之在彼，不可謂之非我，不可謂之非彼，執而彼我之，則愚。

抱一子曰：心火也，二也，故物我交而後心生，兩木摩而後火生，彼有執，以為心在我或在彼，又以執，以為火在此或在彼者，不然，則或以為非我非彼者，皆愚人也，烏足以識心哉！

關尹子曰：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，爾所謂利害是非者，果得利害是非之乎，聖人方且不識不知，而況於爾。

抱一子曰：利害心愈明，則親不睦，是非心愈明，則事不成，聖人方且不識不知，而況爾？所謂利害是非者，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！

關尹子曰：夜之所夢，或長于夜，心無時，生於齊者，心之所見皆齊國也，既而之宋之楚，之晉之梁，心之所存各異，心無方。

抱一子曰：鄧鄭之夢，終身榮辱，不知歷幾寒暑矣，既覺，則黃粱未熟，特片時爾，心豈有定時耶？楚人之子生長楚國，引而置之莊嶽之間，數年，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，心豈有定方耶？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，安足以

識心哉。

關尹子曰：善弓者，師弓不師羿，善舟者，師舟不師寡，善心者，師心不師聖。

抱一子曰：輪扁斲輪之妙，父不可傳於子，得之心，應之手，豈可以師傳哉。然則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，果盡乎？曰：使盡羿之道，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也，然學聖人者，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，如鼠飲河，足厭其量爾。今善弓者師弓，善舟者師舟，以喻善心者師心，可謂善喻矣，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，舟則有帆拖風水之可法，至於心明則覺，昏則而已，孰從而師之哉，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，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，則心之法有餘師矣。

關尹子曰：是非好醜，成敗盈虛，造物者運矣，皆因私識執之而有。於是以無遣之猶存，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，無日莫莫爾，無日渾渾爾，猶存，譬猶昔游再到，記憶宛然，此不可忘，不可遣善去識者，變識為智。變識為智之說，爾知之乎？曰：想如思鬼，心慄，思盜，心佈，曰：識如認黍為稷，認玉為石，皆浮游罔象，無所底止。譬睹奇物，生奇物想，生奇物識，此想此識，根不在我，譬如今日，今日而已，至於來日想試# 1 殊未可卜，及至來日，紛紛相識，皆緣有生。日想曰識，譬犀望月月形入角，特因識生，始有月形，而彼真月，初不在角，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，知此說者，外不見物，內不見情。

抱一子曰：天地萬物，古今萬事，在人胸中，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，彼犀不望月而想，則角無由而生月矣，月形既存于角中，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，以喻人之胸中萬物萬事，忘不得，遣不得，如昔日曾游之景，再游則憶記宛然，皆識使然也。且如今日見某物某事，至於來日所見，殊未可卜，及乎來日，紛紛想識皆緣有生，若夫來日未至，事物未有之時，此想此識根安在哉，然則今日想識，皆妄想妄識明矣。譬如無鬼思鬼，無盜思盜，本妄想也，而能生慄生怖之妄情，認黍為稷，認玉為石，本妄認也，而能生真稷真石之妄識，然則睹奇物見異事，何異夫妄情妄識耶？執而有之，即於心府，可謂不智矣，知乎此，則知變識為智之說矣，變識為智，則外不見物，內不見情。

關尹子曰：物生于土，終變於土，事生于意，終變於意，知夫惟意，則俄是之，俄非之，俄善之，俄惡之，意有變，心無變，意有覺，心無覺。惟一我心，則意者塵往來爾，事者欽起滅爾，吾心存大常者存# 2。

抱一子曰：識生于意，意生于心，善去識者，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。譬如物生于土，則終變於土，識生于意，終變於意，事之是非善惡，雖以識分辨之，而莫不皆隨意變也，意在是非，則識隨而在是非，意在善惡，則識隨而在善惡，是則子隨母轉也。然意雖有變，心未嘗變，意雖有覺，心未嘗覺，知心無變無覺，則意如塵之往來，事如效之起滅，皆不足以動吾心君，而我心惟

一，蓋有大常者存焉耳。

關尹子曰：情生於心，心生於性，情波也，心流也，性水也，來干我者，如石火頃，以性受之，則心不生，物浮浮然。

抱一子曰：後世言性者，皆曰性生於心，以心為母，性為子，謂如五常之性，根於一心，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為性，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，而賢人膠之，此其所以未入聖域歟。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，理者心也，與孟子言盡其心者，知其性，知其性，則知天意，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，故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與今言心生於性，皆以性為母，心為子也。而尚恐學者未明，又以水喻之曰，性水也，心流也，情波也，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。苟事物束干我，而以心應之，不亦勞乎，天下之事物無窮，吾心之精神有限，以有限對無窮，吾心殆矣，惟聖人以性受之，則心不生，而事物浮浮然，不能入吾之靈府矣。

關尹子曰：賢愚真偽，有識者，有不識者，彼雖有賢愚，彼雖有真偽，而謂之賢愚真偽者，繫我之識，知夫皆識所成，故雖真者亦偽之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賢者，可慕可重，愚者，不又慕不又重，事物之真者，易留意而難忘，事物之偽者，不甚著意而易忘，而謂彼賢愚真偽者，皆我之區識，苟知性識，則雖賢者亦愚之，雖真者亦偽之，則變識為智而易忘矣。

關尹子曰：心感物不生心，生情，物交心不生物，生識，物尚非真，何況於識，識尚非真，何況於情。而彼妄人，於至無中執以為有，於至變中執以為常，一情認之積為萬情，萬情認之積為萬物，物來無窮，我心有際。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，我之本情受制於物，可使之去，可使之來，而彼去來，初不在我，造化役之，固無休息。殊不知天地雖大，能役有形，而不能役無形，陰陽雖妙，能役有氣，而不能役無氣。心之所之，則氣從之，氣之所之，則形應之，猶如太虛# 3，於一氣中變成萬物，而彼一氣，不名太虛，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，而我之心無氣無形，知夫我之一心，無氣無形，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。

抱一子曰：天地雖大，陰陽雖妙，能役有形氣者，不能役無形氣者，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，天地陰陽尚不能役，反受制於情，受役於物，何耶？於至無中執以為有，於至變中執以為常，因識生情，因情著物，物來無窮，造化無定，使去使來，不得自在。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，既為氣矣，既為形矣，役於五行，拘於陰陽，盛衰往來，初不在我，造化役之，安能自由哉！噫，如繪塑師幻像鬼神，自生怖畏，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，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，而彼一氣不名太虛，昧者直以一氣名為太虛，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。

關尹子曰：人之平日，目忽見非常之物者，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，人之病日，目忽見非常之物者，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。苟之# 4 吾心能於無中示有，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，但不信之，自然不神。或曰厥識既昏，孰能不信？我應之曰：如捕蛇師心不怖蛇，彼雖夢蛇，而無畏怖，故黃帝曰：道無鬼神，獨往獨來。

抱一子曰：瞪目發勞，勞久精結，故忽見非常之物，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，無以異也。又有心有所歉，忽見冤尤之形，皆無中示有也，既見矣，孰能不信？如捕蛇之師，雖夢蛇不畏者，習慣如自然也，昔有人居山習定，而山精現怪異之形，變化百種，魔撓其人，其人閉目不視，曰：汝之技倆有盡，我之不聞不見無窮，山精退不復見，此即有中示無，惟不信之，自然不神也。若夫即吾心中可作萬物，而見嬰兒妮女，青龍白虎等物者，皆自我作之，有無在我，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，然聖人睹此，猶且見如不見，何哉？黃帝不云乎，道無鬼神，獨往獨來是也。

關尹子曰：我之思慮日變，有使之者，非我也，命也。苟知惟命，外不見我，內不見心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思慮日日不同，莫之致而致也，孰使之哉？命也，既日命矣，則由我乎？不由我乎？使我命在天，則思慮不由我，若我命在我，則何思何慮，故外不見我，內不見心。

關尹子曰：譬如兩目，能見天地萬物，暫時回光，一時不見。

抱一子曰：此章當連前章為一章，謂人有思慮，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，若能回光返照，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，是則何庸思慮哉，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。

關尹子曰：目視雕琢者，明愈傷，耳聞交響者，聰愈傷，心思玄妙者，心愈傷。

抱一子曰：此章亦與上章意連，謂目不能返照而視，雕琢者明愈傷，耳不能返聽而聞，交響者聰愈傷；心不能無念而思，玄妙者心愈傷。三章相續，其義始圓。

關尹子曰：勿以我心揆彼，當以彼心揆彼，知此說者，可以周事，可以行德，可以貫道，可以交人，一作立人可以忘我。

抱一子曰：若以我心揆彼，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，人我既分，叮哇斯判，安能周事哉，事且不周，況交人乎？況行德貫道乎？惟以彼心揆彼，此聖人無我之學也。如是，則何事不周，何人不交，何德不行，何道不貫哉！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小不制而至於大，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，故能制一情者，可以成德，能忘一情者，可以契道。

抱一子曰：學者但知防息於微，而不知制情於微，能制一情，則可以成德，能忘一情，則可以契道，是則德不難成，而道不難契也，特情之難制耳。一情雖微，苟不制，而又至於大，大不制，而至於不可制，其為害豈勝言哉，天下之理，莫不皆然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五竟

# 1 『想試』，二校本皆作『想識』。

# 2 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吾心有大常者存』。

# 3 『猶如太虛』句下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尚有『于至無中變成一氣』句。

# 4 『苟之』，二校本皆作『苟知』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六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六匕篇

匕者，食也，食者，形也，凡十六章。

關尹子曰：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二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，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，彼思異我思，孰為我，孰為人？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，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，殊不知夢中人，亦我痛異彼痛，彼痛異我痛，孰為我，孰為人？爪髮不痛，手足不思，亦我也，豈可以思痛異之。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，同見者為覺，殊不知精之所結，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，神之所合，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，二者皆我精神，孰為夢，孰為覺？世之人以暫見為夢，久見為覺，殊不知暫之所見者，陰陽之氣，久之所見者，亦陰陽之氣，二者皆我陰陽，孰為夢，孰為覺？

抱一子曰：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，以色求之，不得，又以聲求之，不得，又於臭味覺意求之，俱不得，然後知我之為我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，而橫執以為我者，皆妄也，安識所謂真我哉。今夫世之人，以能思能痛者為我，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為非我，兩失之矣，能思能痛者果我乎？我本無意無念，思從何來，是則妄有緣塵，於中積聚狙習為思，非我真有是思也？我本無相無體，痛從何起？是則妄有血氣，於中假合觸覺為痛，非我真有是痛也。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，果非我乎？爪髮不痛，手足不思，亦我也，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，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，亦我也，豈可以人我異之。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為夢，以同見久見者為覺，亦兩失之矣，獨見暫見者果夢乎？我本無夢，蓋因陰因夜因寐，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，我本無覺，蓋因陽因晝因寤，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。然則同見久見者，果非夢乎，神之所合，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，陰陽結習，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，豈可以覺夢異之。人與我不異，覺

與夢不殊，然後知遍虛空世界，天地人物，無一物非我之真，無一物是我之己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好仁者，多夢松梧桃李，好義者，多夢兵刀金鐵，好禮者，多夢簋篡連豆，好智者，多夢江湖川澤，好信者，多夢山嶽原野，役於五行，未有不然者。然夢中或聞某事，或思某事，夢亦隨變，五行不可拘。聖人御物以心，攝心以性，則心同造化，五行亦不可拘。

抱一子曰：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，以心有所思，而役於事物也，傳曰，寇莫大於陰陽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又曰，五賊在心，施行於天。是則五賊生於陰陽，而人之所思，不著事既著物，事物不出於五行，所以為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。是賊也，在陽則為見，在陰則為夢，在覺為事，在夢為物，如好仁者，多夢松植之類，皆役於五行，雖役於五行，而夢中忽聞別事，忽思他事，識見變遷，則夢亦隨變，五行亦不能拘。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，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，而不役於事物也，不役於事物，則陰陽五行烏能為寇為賊哉。聖人御事物不以思，而以心攝心，不以念而以性，此其所以心同造化，而五行不可拘歟。

關尹子曰：汝見蛇首人身者，牛臂魚鱗者，鬼形禽翼者，汝勿怪，此怪不及夢，夢怪不及覺，有耳有目，有手有臂，怪尤矣。大言不能言，大智不能思。

抱一子曰：天不言，而日月運，四時行，天雖不言，而日月運，四時行，乃大言矣。聖人不思而得，聖人雖不思而能得，乃大智矣。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，如蛇首人身之類，又以為怪矣，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，忽有所夢，天地人物從何而生，從何而見，世人習慣不以為怪，細推詳研，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，而化為是夢，豈不甚可怪哉，知夢為怪矣，今觀我之形，有耳有目，有手有臂，視聽動止，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，豈不尤可怪耶，況口之能言，心之能思，其為怪有不可勝言者矣。或曰，吾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雖具耳目手足，反為思之不見其為有也，如是則怪可去乎？愚答曰：道甚麼或者，再舉前問愚曰，大言不能言，大智不能思，或者怯然而退。

關尹子曰：有人問於我曰，爾族何氏# 1，何名何字，何衣何食，何友何僕，何琴何書，何古何今？我時默然不對一字。或人叩之不己，我不得已應之曰，尚自不見我，將何為我所。

抱一子曰：人有真我，雖聖智未易自見也，人惟不能自見，故或以色求我，或以聲音求我，轉不可得而見矣，況問我以族氏名字、衣食友僕、琴書古今哉，宜乎聖人默然不對是不對也，乃所以深對也，或者不喻聖人之意，而叩之不己，夫叩之不己者，疑乎信乎？以為信耶，彼之我，即我之彼也，彼之彼

，即我之我也，彼彼不能相我，則我我不能喻彼矣。以為疑耶，則我以不我對，而不對以我對，我以對非對，則以不對對，又何疑焉。而叩之不己耶，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，謂彼以見見我，不以不見見我，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，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，乃應之日，尚自不見我，將何為我所，噫，是爾第二義矣。

關尹子曰：形可分可合，可延可隱，一夫一婦可生二子，形可分，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，形可合，食巨勝則壽，形可延，夜無月火，人不見我，形可隱。以一氣生萬物，猶棄髮可換，所以分形，以一氣合萬物，猶破唇可補，所以合形，以神存氣，以氣存形，所以延形，合形於神，合神於無，所以隱形。汝欲知之乎，汝欲為之乎。

抱一子曰：學道有三品，上品者以神為主，中品者以氣為主，下品者以形為主。以神存氣，以氣存形，所以延形；合形於神，合神於無，所以隱形。二者雖有繳妙之分，然皆以神為主，上品也。以一氣生萬物，以一氣合萬物，如探祖氣、服元氣、閉胎息、襲氣母之類，皆以氣為主，中品也。食巨勝則壽，無月火則隱，如服食金石草木，存意形中一處，皆以形物為主，下品也。然三者之中，至清者神，至濁者形，半清半濁者氣，夫以至濁之形，猶可合可分，可延可隱，而況於氣乎，而況於神乎，學者欲知之，欲為之，惟其志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無有一物不可見，則無一物非吾之見，無有一物不可聞，則無一物非吾之聞。五物可以養形，無一物非吾之形，五味可以養氣，無一物非吾之氣，是故吾之形氣，天地萬物。

抱一子曰：五物可以養形，五味可以養氣，則天地之間，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。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，無一物非吾之聞，則聞與見果何物耶？以為形可聞見乎，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，以為氣可聞見乎，則吁呵胡不能聞見也，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，為之主張乎是。維持乎是，然則是物果安在哉？經不云乎，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，窈窈冥冥，其中有精。欲識是物，精神是也。然神無我也，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，精無人也，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，是故吾之形氣，天地萬物，吾之精神，萬物聲色。

關尹子曰：耕夫習牛則獷，獵夫習虎則勇，漁夫習水則沉，戰夫習馬則健，萬物可為我。我之一身，內變蟻蝮，外需蝨蚤，痕則龜魚，瘦則鼠蟻，我可為萬物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形本非我，有習於物，則與物俱化，病於氣，則與氣俱化，昔人有繪虎入神而化為虎者，是習牛則獷之理也，昔人有息瘤，破之其中皆蝨者，是則柔變蟻蝮之類也，習則與物俱化，病則與氣俱化，而世人執有其身



，妄認為已有者，又豈悟夫天地之委形哉。

關尹子曰：我之為我，如灰中金，而不若鑪砂之金，破鑪得金，淘砂得金，揚灰終身，無得金者。

抱一子曰：不知我無我，而盡智求我者，如揚灰求金，終身不可得也。知無我而不求我，則如金藏於鑪砂，玉蘊於石樸，昔人以喻水中鹹味、色裏膠清，畢竟是有不見其形，可謂善喻矣。

關尹子曰：一蜂至微，亦能游觀乎天地，一蝦至微，亦能放肆乎大海。

抱一子曰：蠢動含靈皆具是心，皆具是道，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，蓋以形觀之，則有巨細之分，以心論之，則無小大之辨，故一蜂可游觀天地，一蝦可放肆大海，豈可以其形微而輕賤之哉。

關尹子曰：土偶之成也，有貴有賤，有士有女，其質土其壤土者人哉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遇人，有男女貴賤之相，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，分別於識，而不照於智也。今遇土偶之人，亦有男女貴賤之相，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，知其質為土，而有偽之之智也。故前章有言曰：知夫皆識所成，故雖真者亦偽之，此變識為智之妙用也。

關尹子曰：目自觀，目無色，耳自聽，耳無聲，舌自嘗，舌無味，心自揆，心無物，眾人逐於外，賢人執於內，聖人皆偽之。

抱一子曰：目逐於色，耳逐於聲，舌逐於味，心逐於物者，眾人也，目內視自觀，耳返聽自聽，舌收津自嘗，心攝念自揆者，賢人也。逐於外者固非，執於內者亦妄，先達有詩云：雖然放下外塵勞，內又縈心兩何異。是以聖人皆偽之。

關尹子曰：我身五行之氣，而五行之氣，其性一物，借如一所，可以取火，可以取水，可以生木，可以凝金，可以變土，其性含攝，元無差殊。故羽蟲盛者，毛蟲不育，毛蟲盛者，鱗蟲不育，知五行互用者，可以忘我# 2

抱一子曰：天地之間，鳥獸蟲魚莫不皆具五行之性，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耳，偏於火者為羽，偏於金者為毛，偏於水者為鱗，朱雀在南，白虎在西之類是也。偏盛於此，則不育於彼，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，而五行之氣輪環互用，迴視我身，皆五行之氣假合而成，而味者執有此身，豈不惑哉！知此說者，可以忘我。

關尹子曰：心憶者猶忘飢，心忿者猶忘寒，心養者猶忘病，心激者猶忘痛。苟吸氣以養其和，孰能飢之？存神以滋其暖，孰能寒之？養五藏以五行，則無傷也，孰能病之？歸五藏於五行，則無知也，孰能痛之？

抱一子曰：人之飢寒病痛，皆出於妄心，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，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。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，而以五行勝之，則妄心可以消釋

矣。故吸氣以養和，則可以忘飢，存神以滋暖，可以忘寒，是則以金實土，以火勝水之衛也，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，是則生剋補瀉之法也，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痛，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。若夫不吸氣而飽，不存神而暖，不養五藏以愈病，不歸五行以忘痛，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，其孰能與於此。

關尹子曰：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，雖有知有為，不害其為無我，譬如火也，躁動不停，未嘗有我。

抱一子曰：此篇逐章言形食，而論無我之說詳矣。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，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為譬，如火也，雖躁動不停，未嘗有我，若人達此妙用，雖終日言行施為，不害其為無，噫，《莊子》所謂深知無心者矣。

文始真經官外旨卷之六竟

# 1 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爾何族何氏』。

# 2 此段之下，鋸二校本，尚缺下面二段經文：『枯龜無我，能見大知，磁石無我，能見大力，鍾鼓無我，能見大音，舟車無我，能見遠行。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，有行有音，未嘗有我。』『域射影能斃我，知夫無知者亦我，則普天之下，我無不在。』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七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七釜篇

釜者，化也，凡十三章。

關尹子曰：道本至無，以事歸道者，得之一息，事本至有，以道運事者，周之百為。得道之尊者，可以輔世，得道之獨者，可以立我。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，能以一日為·百年，能以百年為一日。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，能以一里為百里，能以百里為一里。知道無氣，能運有氣者，可以召風雨。知道無形，能變有形者，可以易鳥獸。得道之清者，物莫能累，身輕矣，可以騎鳳鶴。得道之渾者，物莫能溺，身冥矣，可以席蛟鯨。有即無，無即有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制鬼神。實即虛，虛即實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入金石。上即下，下即上，知此道者，可以侍星辰。古即今，今即古，知此道者，可以卜龜筮。人即我，我即人，知此道者，可以窺他人之肺肝。物即我，我即物，知此道者，可以成腹中之龍虎。知象由心變，以此觀心，可以成女嬰。知氣由心生，以此吸神，可以成鑪冷。以此勝物，虎豹可伏，以此同物，水火可入。惟有道之士能為之，亦能能之而不為之。

抱一子曰：《易》曰：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。《孟子》曰：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今天下之學者，去聖逾遠，望道而未之見，覬其庶幾聖人者

，絕代無聞焉，而況不可知之神。故言神者，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之，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，至於生死之說，亦祕而不傳矣。且孔子果不言神乎？果不言生死乎？如日知死生之說。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。鼓之舞之以盡神。皆孔子之言也。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化之道，益釜者，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。後世學者觀之，不驚其言者鮮矣。或者指為異端偽書宜哉，《莊子》有言曰：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，豈唯形骸有聾瞽哉。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，《易》不云乎，天下之動真夫一者也，即以事歸道者，得之一息之理也，以道運事者，周之百為，即能成天下之務一政而百慮也。得道之尊獨者，可以輔世立我，即輔相天地之宜，聖人之大寶日位也，道非時之所能拘，非方之所能礙，即通乎晝夜之道，而知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之謂也。可以召風雨侍星辰，則風以散之，雨以潤之，可謂祐神之謂也。可以易鳥獸，騎鳳鶴，席蛟鯨，制鬼神，則精氣為物，游魂為變，知鬼神之情狀之謂也。可以入金石，即兌為金，艮為石，山澤通氣，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。可以卜龜筮，即卜筮尚占賈命如響之謂也。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則知坎離交遇，水火相射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之機，然後知我之震兌，即他人之肺肝，能入震兌之神，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。我之魂魄即龍虎之精英，能凝魂魄之氣，則可以化腹中之龍虎矣。坎之中有嬰兒，離之中有妮女，能取坎中之實，以點離中之虛，則女嬰相見，各現其形。是道也，因運神火照入坎中，驅逐陰中之陽飛騰，而上至神火本位，遇陽中之陰，擒制交結，如金烏攝兔，磁石吸針，二氣紐結而生變化，或現女嬰之像，或呈龍虎之形，變化萬端，飛走不定，往來騰躍，不出鼎鑪，當是時，則當鼓動巽風，助吾離火猛烹極煨，鍊成真丹，凝成至寶道也。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，皆助火候之力者。釋氏之觀法觀心，似是而非，方士之服氣嚙津，棄本逐末，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，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。丹成之後，自然可以伏虎豹，可以入水火，是皆性命之祕，問有形於《易》書者。《易》不云乎，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，其孰能與於此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為之，聖人欲顯諸仁、藏諸用，以盡內聖外王之道，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為之。

關尹子曰：人之力，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，如冬起雷，夏造冰，死屍能行，枯木能華，豆中攝鬼，杯中釣魚，畫門可開，土鬼可語，皆純氣所為，故能化萬物。今之情情不停，亦氣所為，而氣之為物，有合有散，我之所以行氣者，本未嘗合，亦未嘗散。有合者生，有散者死，彼未嘗合未嘗散者，無生無死，客有去來，郵常自若。

抱一子曰：列子問，至人潛行不窒，蹈火不熱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，何以至此？關尹答曰：是純氣之守也，非智巧果敢之列。夫人拘於形，則不能變

化，若夫鍊形為氣，使形盡化氣，則聚成形，而散為氣矣，故能化萬物。今觀雲之變化，則知氣之變化也。且蜃之為物，不靈於人，而猶積氣之久，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為海市，至於鷹化為鳩，豹變為虎，蛻化為蟬，魚化為龍，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，人反不若。何耶？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，五行六塵外鑱其神氣，雖問有知道者，能制精葆神，鍊形化氣，而作輟不常，十寒一曝，求其純乎化氣，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。是道也，賢愚貴賤皆可為之，其道不遠，今之情情不停，皆此物也，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，學者知乎此，則知吾之所以行氣者，知所以行氣，則知所以鍊氣，知所以鍊氣，則知所以化氣成醇矣。是寶也，不隨氣合，不隨氣散，不逐形生，不逐形死，故日客有去來，郵常自若。

關尹子曰：有誦呌者，有事神者，有墨字者，有變指者，皆可以役神御氣，變化萬物。惟不誠之人，難以自信，而易於信物，故假此為之，苟知為誠，有不待彼而然者。

抱一子曰：誠者，可以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故或誦呢事神，或墨字變指，皆可役神御氣，變化萬物。不誠之人不自信其虛，而易於信外物，故聖人假此變化，以啟其信心，使其苟知其為誠，則不待彼為之，而自能為之矣。

關尹子曰：人一呼一吸，日行四十萬里，化可謂速矣，惟聖人不存不變。

抱一子曰：天地之大，不可以程度計，今云一呼一吸，日行四十萬里，則人一晝一夜几一萬三千五百息，日行五十四億里，為一周天。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，亦以世之尋文為準，既可以尋文計，則可以步里計矣。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，豈得無奇，是蓋總其大數耳，若果有奇，則恐滿五千五億里之數，則與《易》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。日月五星離合順逆，聖人皆能測而為曆，而昧者莫不見，莫能知也，故《陰符經》曰：天下莫不見，莫能知者是也。夫速莫速於大化，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，負山嶽以拾故，造化無斯須不移也，萬物無暫忽不變也。山川日更矣，而世人以為如昨，時世日新矣，而世人以為如故，今交一臂而失之者，皆在冥中去矣，故向者之我，非復今我，今日之我，非復故吾矣，是則我與今俱往矣。而昧者不知，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，安知一息之頃，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。惟聖人不逆化而存，亦不順化而變，故日不存不變。億者，謂萬萬為億

關尹子曰：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，桃子五仕而心五化，聖人實事去物，豈不欲建立於世哉，有形數者，懼化之不可知也。

抱一子曰：有形有數者又化，在聖人不欲苟免也，何則？既謂之形，鈴有數焉，非我所有也，天地之委蛻也，天地且不能停化，而形豈能違化哉。雖然，聖人假眾物以游世，對五行以寓形，應萬事不敢為天下先，故不為主而為賓

也，御萬物而不為萬物所役，故立於獨而無待也。為賓則如寄，謂來去自如耳，無待則無耦，謂存亡不二耳，如是，則若形若數，豈能拘哉。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，示此形軀為吾大息，懼化之不可知也。青鸞子，古之得道之士也，住世千歲而千歲化，即此意也。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，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曾子再仕而心再化，意同。

關尹子曰：萬物變遷，雖互隱見，氣一而已，惟聖人知一而不化。

抱一子曰：此章意連上章，謂有形之物，雖互隱見，而一氣在天地間未嘗化也，一氣猶且不化，況吾之非氣者哉！何謂非氣？氣之所自生者，前篇已詳迷之矣。聖人此章明吾之靈真，若寓於形，則雖千年亦化，寓於氣，則一而不化也。

關尹子曰：爪之生，髮之長，榮衛之行，無頃刻止，眾人能見之于著，不能見之於微# 1，聖人任化，所以無化。

抱一子曰：眾人徒見天地夕月化行之速，此著而易見者也，而不知吾之榮衛，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，行陽二十五度，凡一萬三十五百息，豚絡之循環運轉，無頃刻止。故爪之生，髮之長，無暫忽停。此微而難見者也，孰能逃之哉。惟聖人不存不變，任彼自化，所以無化。

關尹子曰：室中有常見聞矣，既而之門之鄰# 2，之里之黨，既而之郊之山之川，見聞各異，好惡隨之，和競從之，得失成之，是以聖人動止有戒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之聞見，未嘗異於眾人，眾人之聞見，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夫# 3之心，使聖人異於眾人，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，則有心矣，有我矣，此賢人不動心之學，望聖人而未至者也。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，隨人好惡，從人和競，成人得失，如老子之人號亦號，人笑亦笑，孔子之耳順縱心，列子從師三年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從師五年，心更念是非，口更言利害，此皆聖人不異眾人，眾人不異聖人之說也，何嘗以聞見自異哉。聖人之所謹者，不妄出戶庭而無咎，不妄同人于莽而弗克攻，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，特以動止為戒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譬如大海，能變化億萬蛟魚，水一而已。我之與物，翦然蔚然，在大化中，性一而已。知夫性一者，無人無我，無死無生。

抱一子曰：昔人有言曰：魚龍不知水為命，猶人在空中不識空，我之與物，林然在大化之中，性一而已，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，水一而已，知大海為一水，則蛟魚相忘矣，知太虛惟一性，則人我相忘矣，何者為死；何者為生。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是或化為非，非或化為是，恩或化為條，條或化為恩，是以聖人居常慮變。

抱一子曰：天下無有不變之事，亦無有不變之理，聖狂之相去，奚啻天淵

，生死之不齊，奚啻冰炭，而聖罔念則化作狂，狂克念則化作聖，而生極則化為殺，殺極則化為生，而況是非恩偉之間，疑似反復，豈不易變哉。昧者執其自是，如山之不可移，恃其有恩，如海之流不竭，未幾是化為非，恩化為偉，而前日自是之我山，俄化而為眾非之海，恃恩之人海，一俄化而為積怨之山，如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，不期變而變也。吁，可畏哉！惟聖人不執是，不辨非，不恃恩，不念偉，平我山，夷人海，居天下之常，慮事物之變，未嘗先人，而嘗隨人，其要無咎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人之少也，當佩乎父兄之教，人之壯也，當達乎朋友之箴，人之老也，當警乎少壯之說，萬化雖移，不能厄我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處世，未免有立身行寫飛勵事接物之為，苟有我而自用，則一動之頃，吉凶悔吝隨之，惟有一吉之利，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。惟聖人捨己從人，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，及其壯也，達乎朋友之箴，至於老也，警其少壯之說，是則自少至老，未嘗有我，萬化雖移，安能厄我哉。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輕者易化，重者難化，譬如風雲，須臾變滅，金玉之性，歷久不渝。人之輕明者，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，殆有未嘗化者存。

抱一子曰：輕者人之魂也，明者人之神也，魂為木，所以輕也，神為火，所以明也。日出於卯而魂旺，日中於午而神旺，日晡於申而魂絕，日沒於亥而神絕，是則一日之間，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。惟精與魄重而且暗，可以歷久，故能胎魂胎神，至於來日，輕明魂神，復自精魄因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，是則輕而明者，假重而暗者為之母也，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，而精魄壞而不存，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矣。知道之士知乎此，故鍊精鍊魄為金為玉，使歷久不渝，則吾之魂神，可以永久乘負，得其所託而生長矣。《參同契》曰：吉人相乘負，安穩可長生。是則鍊精鍊魄為金玉，則吾身為大吉之身，而乘負吾之魂神矣。所以太乙火符修鍊金丹只念二物者，鍊精與魄也，並土為三物耳。《參同契》謂其三遂不入，火二與之俱者，木三之魂，與火二之神，不須鍛鍊，不入鑪鼎，而在鑪鼎之外，周天運火者，乃神與魂也，魂三神二合之成五，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。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，亦合之成五，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，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，實假中官土五以成變化。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土，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。又曰：東三南二同成五，北一西方四共之，戊己自居本生位，三家相見結嬰兒。知此理，然後知吾身，殆有未嘗化者存。

關尹子曰：二幼相好，及其壯也，相遇則不相識，二壯相好，及其老也，相遇則不相識，如雀蛤鷹鳩之化，無昔無今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形體，亦天地間一物耳，無傾刻不與造物俱化者也。幼時

顏貌，至壯則異，壯時顏貌，至老則殊。如雀蛤鷹鳩，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，不得自如也，安有今昔之同哉。然則吾之形容，與今俱往矣，與物俱化矣，可不覺乎。

文始真經官外旨卷之七竟

# 1 此句之彼，鋸二校本，尚缺二句經文：『賢人見之於徹，而不能任化』。

# 2 鋸二校本，此處脫一『鄰』字，照補。

# 3 『得夫』，疑為『得失』之誤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八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八籌篇

籌者，物也，凡六章。

關尹子曰：古之善搽曹灼龜者，能於今中示古，古中示今，高中示下，下中示高，小中示大，大中示小，一中示多，多中示一，人中示物，物中示人，我中示彼，彼中示我。是道也，其來無今，其往無古，其高無蓋，其低無載，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# 1，其外無物，其內無人，其近無我，其遠無彼。不可析，不可合，不可喻，不可思，惟其混淪，所以為道。

抱一子曰：《易》曰，探績索隱，鉤深致遠，成天下之直畫者，莫大乎著毫。如是則著‘之與毫可以喻道矣。是物也，本桔莖朽骨耳，靈從何來？聖從何起？今焉能於今中卜古，古中卜今？是則其來無今，其往無古，而彰往察來也。能於高中示下，下中示高，是則其高無蓋，其低無載，而上下無常也。能小中示大，大中示小，是則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而齊小大也。能一中示多，多中示一，是則錯綜其數，而一政百慮也。能人中示物，物中示人，是則其外無物，其內無人，而無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也。能我中示彼，彼中示我，是則其近無我，其遠無彼，而以言乎遠，則不禦以言乎邇，則靜而正也。然則桔莖朽骨，何其神哉，是神也，存乎桔莖朽骨之中，而不可析，不可合，不可喻，不可思，知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，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。《易》不云乎，著之德圓而神，惟其混淪所以為道。

關尹子曰：水港，故蘊為五精，火飛，故達為五臭，木茂，故華為五色，金堅，故實為五聲，土和，故滋為五味，其常五，其變不可計，其物五，其雜不可計。然則萬物在天地間，不可執謂之萬，不可執謂之五，不可執謂之一，不可執謂之非萬，不可執謂之非五，不可執謂之非一。或合之，或離之，以此必形，以此必數，以此必氣，徒自勞耳，物不知我，我不知物。

抱一子曰：五行之在天地間，其常五，其變不可勝計，其物五，其雜不可

勝計，總其綱領，則水蘊為五精，火達為五臭，木華為五色，金實為五聲，土滋為五味，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，皆自五行錯雜而生。或合之，或離之，不可執謂之五，不可執謂之萬，不可執謂之一，又不可執謂之非五、非萬、非一，若分別某物鈴某數鈴某氣，徒自勞耳，故曰物不知我，我不知物。

關尹子曰：即吾心中可作萬物，蓋心有所之，則愛從之，愛從之，則精從之。蓋心有所結，先凝為水，心慕物涎出，心悲物淚出，心愧物汗出。無暫而不久，無久而不變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相攻相剋，不可勝數。嬰兒藥女，寶樓絳宮，青蛟白虎，寶鼎洪鑪，皆此物，有非此物存者。

抱一子曰：《陰符經》曰：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，五賊在心，施行於天，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乎身。然則五行之妙用，靈哉神哉，人息不知其機耳，知其機而制之，則五賊皆為吾用，而嬰兒藥女，寶樓絳官，青蛟白虎，寶鼎洪鑪，皆見其形而不能隱，故曰見之者昌。見之者，見吾身之精神魂魄，凝於神水、結而成象，現於黃庭之中也。是物也，猶在腎感愛而為精，在目感悲而為淚，在鼻感風為涕，在身愧物為汗，一同是皆出於心有所之，而神水隨應也。如幼年所見景物，至壯至老，猶能夢見，終身不忘者，印入於心，凝結神水，無暫而不久，無久而不變也。但心有所之，與心無所之不同耳，若夫擒制五賊，鍛鍊五行，惟一心不動，神水自凝，然後五賊見形，千變萬化矣。是道也，雖皆此五行之物所化而成，然自有非此五行之物者存乎其中，而為之主宰耳。

關尹子曰：鳥獸俄啣啣，俄甸甸，俄逃逃，草木俄茁茁，俄亭亭，俄蕭蕭，天地不能留，聖人不能繫，有運者存焉耳。有之在彼，無之在此，鼓不槨則不鳴，偶之在彼，奇之在此，槨不手則不繫 # 2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觀化，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，天地不能留，聖哲不能繫。夫鳥獸啣啣而鳴，甸甸而來，逃逃而去，與夫草木茁茁而芽二亭亭而茂，蕭蕭而枯，皆俄然爾，化可謂速矣。然聖人所以無化者，如鼓不槨則不鳴，有在彼無在我也，槨不手則不擊，偶在彼奇在我也。前篇曰手不觸刃，刃不傷人，與此同旨。

關尹子曰：均一物也，眾人惑其名，見物不見道；賢人析其理，見道不見物，聖人合其天，不見道，不見物，一道皆道。不執之即道，執之即物。

抱一子曰：萬物盈天地間，各具一名，各具一理，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，為物所格，眾人也；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，能格於物，賢人也；聖人則不然，不見所謂道，不見所謂物，合其天而已矣。若夫指一物謂之道，則物物皆道也，惟不執之謂之道，則即道也，若執之以為道，即物矣。



關尹子曰：知物之偽者，不必去物，譬如見土牛木馬，雖情存牛馬之名，而心忘牛馬之實。

抱一子曰：物之真偽生於識，聖人遇物真者亦偽之。去識也，真者且偽之，則舉天下之物皆偽矣，知天下之物皆偽，則何鈴去物哉，如見土木偶形，雖有某物之名，而心忘某物之實。學道之士，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！

文始真經官外旨卷之八竟

# 1 此句之下，《無上妙道文始真經》尚有二句：『其本無一，其末無多』。

# 2 鋸二校本，『不繫』當為『不擊』。

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九

抱一子陳顯微述

九藥篇

藥者，雜治也。凡三十一章。

關尹子曰：勿輕小事，小隙沉舟，勿輕小物，小蟲毒身，勿輕小人，小人賊國。能周小事，然後能成大事，能積小物，然後能成大物，能善小人，然後能契大人。天既無可必者人，人又無能必者事，惟去事離人，則我在我，惟可即可，未有當繁簡可，當戒忍可，當勤惰可。勤惰，一作動靜。

抱一子曰：此一篇皆藥石之言，所以謂之雜治也。蓋人之處世，未能去事離人，則應事接物之際，一動一止，有吉凶悔吝存焉，聖人欲人避凶就吉，免悔吝之虞，故垂藥石之訓，使人服膺而對治之，非大聖大智，其孰能如是哉。且夫天既無可又者人，人又無能又者事，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！孔子曰：人心險於山川，難於知天。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情，其就義若渴者，其去義若熱，豈可測哉！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，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，故聖人謂能善小人，然後能契大人，能積小物，然後能成大物，能周小事，然後能成大事，無非自小以至大，自微以至著，而不敢以其小人小物小事而輕忽之也。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，況其大者乎！天下之理，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，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為之者，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，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，惟不可則不可，故於事無可無不可，初何固鈴哉！是知聖人雖日應事物，而不著事不著物，而我在我矣。

關尹子曰：智之極者，知智果不足以周物，故愚，辯之極者，知辯果不足以喻物，故訥，勇之極者，知勇果不足以勝物，故怯。

抱一子曰：天下之理，爭之則不足，遜之則不餘，聖人之大智若愚，大辯若訥，大勇若怯者，豈姑為是偽行哉。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，故愚，辯果不足以喻物，故訥，勇果不足以勝物，故怯耳。、傳曰，其愚不可及，則智不如

愚。十信九中不如一默，則辯不知訥，柔能制剛，弱能勝強，則勇不如怯。

關尹子曰：天地萬物，無有一物是吾之物，物非我，物不得不應，我非我，我不得不養。雖應物，未嘗有物，雖養我，未嘗有我。勿曰外物然後外我，勿曰外形然後外心，道一而已，不可序進。

抱一子曰：善應物者無物，善養我者無我，有物則不能應物，有我則不能養我，何則？物非我物，我非我我，纔外物便是外我，纔外我便是外心。若作內觀其心，外觀其形，遠觀其物，則分心、我、物為三，未免序進也。道一而已，直下便見，不勞分別，一空總空，何又序進哉。

關尹子曰：諦毫末者，不見天地之大，審小音者，不聞雷霆之聲。見大者亦不見小，見邇者亦不見遠，聞大者亦不聞小，聞邇者亦不聞遠。聖人無所見，故能無不見，無所聞，故能無不聞。

抱一子曰：人有所見，則有所不見，有所聞，則有所不聞，非神有所限，而精有所量也，用吾精神不得其道耳。殊不知几天地萬物之妙者，皆吾之神，凡天地萬物之有者，皆吾之精，夫如是，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，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，學者知之乎。

關尹子曰：目之所見，不知其幾何，或愛金，或愛玉，是執一色為目也，耳之所聞，不知其幾何，或愛鍾，或愛鼓者<sup># 1</sup>，是執一聲為耳也，惟聖人不慕之，不拒之，不處之。

抱一子曰：是章又釋前章之旨，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為大也，姑以所見所聞喻之。如目之所見，不知其幾何色，而視其物者，執某色以拘其見，耳之所聞，不知其幾何聲，而聽某響者，執其聲以拘其聞。惟聖人則不慕彼之聲色，亦不拒彼之形響，惟不處吾之見聞，則吾之見聞大矣。

關尹子曰：善今者可以行古，善末者可以立本。

抱一子曰：學者欲行古道，又善今俗，欲反本源，須知末務，苟生於今之世，而違今之俗，則害生矣，只知有本源，而不知有末務，則難立矣。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，泛應曲當以善末者，乃所以為行古道，立本源之地也歟。

關尹子曰：狡勝賊能捕賊，勇勝虎能捕虎，能克己乃能成己，能勝物乃能利物，能忘道乃能有道。

抱一子曰：賊以狡勝，虎以勇勝，固矣，然則己以何克哉？己者，我身也，克者，能勝也。知我身本何物，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。學者當觀我本無己，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，欲克我身，先克情欲，前章不云乎，能制一情者，可以成德，能忘一情者，可以契道，此聖人成己之學也。既能成己矣，然後能利物，苟有一物存乎吾前，則為物勝矣，焉能利物哉？既能成己，又能利物，可以造道矣，然則道可忘乎，道未能忘，焉能有道。

關尹子曰：函堅則物必毀之，剛則折矣# 2，刀利則物必摧之，銳則挫矣# 3，威鳳以難見為神，是以聖人以深為根，走麝以遺香不捕，是以聖人以約為紀。

抱一子曰：堅則毀矣，銳則挫矣，以深為根，以約為紀，皆《老子》之言也。《關尹子》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，使學者盡守柔取虛，韜光無藏之理，以曲全免咎而已，豈非藥石之言乎。

關尹子曰：瓶有二竅，水實之，倒瀉閉一，則水不下，蓋不昇則不降，井雖千仞，汲之水上，蓋不降則不昇，是以聖人不先物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不敢為天下先者，乃所以為天地萬物之先也，何則？天下之理，不昇則不降，不後則不先，不下則不高，故《老子》為天下谿，為天下谷，皆此意也。以管取水，按上竅則水下留，以瓶吸水中置火，則水逆上，皆不昇則不降之理，與閉竅汲井同一理。然則可昇可降者水也，所以閉之汲之火之按之者人也，人之所以能使水之昇降留逆者氣也，雖然天道好還，持而盈之不如其已，況敢先物乎，是尤聖人所大戒也。

關尹子曰：人之有失，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，久之，竊議於未失之前，惟其不恃己聰明，而兼人之聰明，自然無我，而兼天下之我，終身行之，可以不失。

抱一子曰：使睿智聰明如虞舜，猶不自恃其聰明，而拾己從人，況餘人乎！殊不知不恃己聰明，而兼人之聰明易，而能察人之情偽，而擇其為交際難，噫，知人知言之說，堯舜其猶病諸！

關尹子曰：古今之俗不同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。惟隨時同俗，先機後事，捐忿塞欲，簡物恕人，權其輕重而為之，自然合神不測，契道無方。

抱一子曰：隨時同俗，先機後事，捐忿塞欲，簡物恕人，是數者，與孔子《翼易·隨時》同。人知幾成務，懲忿窒欲，易簡恕忠之言略同。而學者不知，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為，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，聖人何心哉。古今四方，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為之制，可從先進則先進，可拜下則拜下，惟其無可無不可，所以合神不測，契道無方也。孔子不云乎，竊比於我老彭，然則孔老之道，其可以異觀哉。

關尹子曰：有道交者，有德交者，有事交者。道交者，父子也，出於是非賢愚之外者# 4，故久；德交# 5，則有賢愚是非矣# 6，故或合或離；事交者，合則離。

抱一子曰：子華子與孔子相遇於途，傾蓋終日，歡如平生，孔子顧弟子取束帛以贈先生，而子路疑之，蓋子華子者，老子之弟子程本也，孔子一見，傾

蓋如故，此道交也。二子邂逅相遇，目擊道存，豈若世俗之德交利交有，賢愚是非利害之分哉，宜乎子路之不識也。噫，安得如程子華、孔仲尼邂逅傾蓋，相忘於形骸之外哉。

關尹子曰：勿以拙陋曰道之質，當樂敏捷，勿以愚暗曰道之晦，當樂輕明，勿以傲易曰道之高，當樂和同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，當樂要急，勿以幽憂曰道之寂，當樂悅豫，古人之言學之多弊，不可不救。

抱一子曰：古人之言教，不止一端，在當時有禽滑釐、宋鉞、尹文、彭蒙、田鉞、慎到、墨翟諸家之學，今其言不傳，至孟子之時，止有楊墨二家之言，則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，至關尹仲尼之時，已拒絕之矣。敏捷者，如今之禪學問答，所以尚口捷給也。輕明者，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。和同者，如西域教之六韋和合也，要急者，如今之參一句話頭，以求頓悟也。悅豫者，如今之放逸曠達，逍遙自在也。是數者，雖非當時古人之教，而其事大率相類，學之多弊，亦不可不救也。

關尹子曰：不可非世是己，不可卑人尊己，不可以輕忽道己，不可以訕謗德己，不可以鄙猥才己。

抱一子曰：非世者，世亦非之，禍也；卑人者，人亦卑之，辱也；遇輕忽而能忍，自以為己有道，淺也；遇訕謗而不辯，自以為己有德，驕也；至於逢鄙猥之人，自以為己有才，繆也。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，宜自藥之。

關尹子曰：困天下之智者，不在智而在愚，窮天下之辯者，不在辯而在訥 # 7。

抱一子曰：人之多智多辯者，病也，人之能愚能訥者，藥也，智不能困天下之智，辯不能窮天下之辯，以智攻智，以辯敵辯，如以火止火，以水止水耳，奚益哉！昔南唐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，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，使辯博之使拔無所施，即此道也。

關尹子曰：天不能冬蓮春菊，是以聖人不違時，地不能洛橋汶貉，是以聖人不違俗。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，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，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，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。夫如是者，可動可止，可晦可明，惟不可拘，所以為道。

抱一子曰：天下道衍，或尚晦，或尚明，或尚動，或尚止，皆自然之理也。聖人觀天之道，以時吾神之晦明，察地之利，以宜吾形之動止，近取諸身如此，則遠示之人，亦莫不然，是則神宜明則明之，神宜晦則晦之，形宜動則動之，形宜靜則止之耳。吾之手不能步，足不能握，猶魚不能飛，禽不能馳也，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，地猶不可使洛橋汶貉，而況違我所長乎！而況違人所長乎！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之，斯害也已，道安在哉。

關尹子曰：少言者，不為人所忌，少行者，不為人所短，少智者，不為人所勞，少能者，不為人所役。

抱一子曰：多言則為人所忌，多行則為人所短，多智則為人所勞，多能則為人所役，皆悔吝也，可不謹哉。

關尹子曰：操之以誠，行之以簡，待之以恕，應之以默，吾道不窮。

抱一子曰：應事接物，不可不誠，不誠喪德，故於誠則操而存之；不可不簡，不簡則勞神，故於簡則行而宜之；不可不恕，不恕則忿不懲；不可不默，不默則機不密。盡是四者，吾道何窮哉。

關尹子曰：謀之于事，斷之于理，作之于人，成之于天，事師于今理師于古，事同于人，道獨于己。

抱一子曰：謀今之事，當以今之事為師，如善弓者，師弓不師羿，善舟者，師舟不師界，其則不遠也。斷事之理，當以古人為師，古之聖人揆理曲盡，非今人所及也。事作於人，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，既謂之事矣，作之於人，成之於天，在我何敢固爻哉，若夫道，則在我獨行之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金玉難捐，土石易捨，學道之士，遇微言妙行，慎勿執之，是可為而不可執，若執之者，腹心之疾，無藥可療。

抱一子曰：學者得一善言，聞一善行，則拳拳服膺而勿失，可謂好學矣，殊不知此可以成德，不可以入道，道則靈臺皎潔，一物不留，庶可晞覬# 8。若遇微言妙行，執之於心，是為腹心之疾，無藥可療。何則？土石易捨，金玉難捐，微言妙行入人心府，終身不忘，昔人謂一句合道語，萬劫繫驢樁，信哉。

關尹子曰：人不明於急務，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，窮困災厄及之，殊不知無不在，不可捨此就彼。

抱一子曰：世之學者信異而不信常，好奇而不好正，故多從事於奇務他務多務，而荒其本業，廢其常產，失其生計，道未見而窮困災厄先及之矣。殊不知日用常行，道無不在，故日人當明於急務。所謂急務者，為人子以事親為急，為人父以教子為急，為人下以事上為急，為人上以安下為急，至於為士以行業為急，為農以耕桑為急，為工以村器為急，為商以貨通為急之類。皆急務也，豈可捨此就彼哉！此之急務了辦不志於道則已，苟有餘力而志於道，則道在其中矣。

關尹子曰：天下之理，捨親就疏，捨本就末、捨賢就愚，捨近就遠，可暫而已，久則害生。

抱一子曰：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，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疏、捨本就末、捨賢就愚、捨近就遠，而於道有所得者，可暫而已，久則害生。

關尹子曰：昔之論道者，或曰凝寂，或曰邃深，或曰澄徹，或曰空同，或曰晦冥，慎勿遇此而生怖退。天下至理，竟非言意，苟知非言非意，在彼微言妙意之上，乃契吾說。

抱一子曰：自古聖賢立言垂訓，所上不同，同歸於道，有言凝然寂默者，有言澄湛虛徹者，有言空無大同者，有言晦冥息滅者，學者遇此，勿生退怖，道不在言意，言意豈能盡道耶，在彼微言妙意之上，乃契聖人之說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大言金玉，小言桔梗芣苢也，用之當，桔梗芣苢生之，不當，金玉斃之。

抱一子曰：聖人之言，精者如金如玉，粗者如梗如莒，昔人謂細語及羸言，皆歸無上道，有因羸言而悟道者，有研細語而不悟者，如用藥之當，服草木生之，用之不當，服金玉斃之，安取乎藥之貴賤哉，惟其當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言某事者，甲言利，乙言害，丙言或利或害，丁言俱利俱害，必居一于此矣，喻道者不言。

抱一子曰：道與事不同，事則有利有害，故言事，則有某言中利、某言中害之理，至於言道，則終無某言中道，某言不中道之理，故善喻道者不言。

關尹子曰：事有在事言有理，道無在道言無理，知言無理，則言言皆道，不知言無理，雖執至言，為梗為翳。

抱一子曰：道與事相及，如水火晝夜之不伴也，學者言道如言事，則誤矣，言事則事有所在，故事之言有理也，言道則無在無不在，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。若知夫道無理可言，則言言皆道，不然，則雖執至言，為梗為翳而已。

關尹子曰：不信愚人易，不信賢人難，不信賢人易，不信聖人難，不信一聖人易，不信千聖人難。夫不信千聖人者，外不見人，內不見我，上不見道，下不見事。

抱一子曰：學道自信門入信，苟不篤道，無由而入矣。然而信聖賢易，信狂愚難，信至狂愚，則吾之信可謂篤矣，然吾之所謂信者，非世人之所謂信也，世人之所謂信者，信之信也，吾之所謂信者，不信之信也。若夫不信狂愚之人，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，至於不信賢人，則世人未又信吾之不信也，況乎至於不信聖人，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，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，此則世人尤所難信之法也。惟能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，其信可謂真信矣，是人也，其亦外不見人，內不見我，上不見道，下不見事者哉。

關尹子曰：聖人言蒙蒙，所以使人聾，聖人言冥冥，所以使人盲，聖人言沉沉，所以使人瘡。惟聾則不聞聲，惟盲則不見色，惟瘡則不音言。不聞聲者，不聞道、不聞事、不聞我，不見色者，不見道、不見事、不見我，不音言者，不言道、不言事、不言我。

抱一子曰：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：有一人，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，師何以發藥？師曰：汝近前來。學者近前而立，師以掌示之曰：此何物？曰：掌。師叱出曰：汝非三種病人矣。噫，是人聞師語而近前，則不聾矣，能見掌，則不盲矣，曰掌，則不瘖矣，然其人始發問端，似知此理，及乎被師一勘，則本情露矣。《參同契》曰：耳目口三寶，固塞勿發通。《陰符經》曰：九竅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動靜。與此同旨。嗚呼，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，與之意會哉！

關尹子曰：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，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，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，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。

抱一子曰：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，偽是之中有真非，故求真得以為得，真是以為是也。殊不知無得失，無是非，纔有得失有是非，則是事也，非道也，若人學道而忽遇異物異景，而橫執以為真得真是者，往往多遭魔攝，而不悟其為真失真非矣。

關尹子曰：言道者如言夢，夫言夢者曰：如此金玉，如此器皿，如此禽獸，言者能言之，不能取而與之，聽者能聞之，不能受而得之，惟善聽者，不泥不辨# 9。

抱一子曰：此一喻最善，與人說道，誠如說夢。說者曰：吾夢極富貴，聽者曰：吾且不見，吾且不知。說者曰：吾真有是夢，不可不信，聽者曰：吾既不見不知，何以生信？說者不能取而示之，則曰聽者不智，聽者不能得而見之，則曰說者不實。如是則裕者# 10 言之不如不言，聽者聽之不如不辨。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，聞道易默會難，故善聽者，不於言下求道，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。苟泥其言而辨其實，烏足以為善聽善學者哉，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ed11 者，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辨，惟領悟其言外之旨而已矣。

關尹子曰：圓爾道，方爾德，平爾行，銳爾事。

抱一子曰：道不圓則不神，德不方則不正，行不平則不常，事不銳則不利。關尹子迷微言妙義既終，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，或立德而遺行，或積行而廢事，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，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。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，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，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，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，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！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，而遇事不加之謹哉！世亦有志于道，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，安知聖人立言垂訓，體用畢備，本末具陳，如此詳盡耶！噫，關尹大聖人慈愍後世之心至矣，盡矣，不可思議失# 11。

文始真經官外旨卷之九竟

# 1 『或愛鼓者』，二校本皆作『或愛鼓』，無『者』字。

# 2 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剛斯折矣』。

# 3 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銳斯挫矣』。

# 4 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出于是非賢愚之外』，無『者』字。

# 5 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德交者』。

# 6 此句，二校本皆作『則有是非賢愚矣』。

# 7 鋸二校本，此句之後，尚缺經文二句『伏天下之勇者，不在勇而在怯』。

# 8 『晞覬』，疑當作『晞顛』。

# 9 『不辨』，二校本皆作『不辯』。

# 10 『詔者』，當為『說者』之誤。

# 11 『失』，當為『矣』之誤。

### 葛仙翁後序

丹陽葛稚川曰：洪體存蒿艾之資 # 1，偶好喬松之壽，知道之士，雖微賤必親也，雖夷狄必貴也。後遇鄭君 # 2，鄭君多玉岌瓊筍之書，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，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，後屬洪以《關尹子》 # 3，洪每愛之誦之，藏之拜之。宇者道也，柱者建天地也，極者尊聖人也，符者精神魂魄也，鑑者心也，匕者食也，釜者化也，籌者物也，藥者雜治也。洪每味之，泠泠然若躡飛葉，而游乎天地之混冥，沉沉乎 # 4 若履橫杖，而浮乎大海之渺漠，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，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，倏若飄鸞鶴，挈亦作怒若鬥虎兕，清若浴碧，慘若夢紅，擒縱大道，渾淪至理，方士不能到，先儒未嘗言，可仰而不可攀，可玩而不可執，可鑑而不可思，可符而不可合。其忘物遺人者 # 5 之所言乎，其絕邊去智者之所言乎，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！何如此之尊高，何如此之廣大，又何如此之簡易也。洪也幸親受之，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灶薰敬序。

# 1 『資』，《關尹子》作『質』。

# 2 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復遇鄭君思遠』。

# 3 此句，《關尹子》作『彼屬洪以尹真人《文始經》九篇』。

# 4 『沉沉乎』，《關尹子》作『茫茫乎』。

# 5 『遺人者』，《關尹子》作『遺世者』。